

從突擊所獲文件看其匪危機

周之鳴

一 文件的重要性

本年三月四日晚上，我反共救國軍某部突擊隊突擊福建連江時曾獲大批匪方文件，其中完整者計有四十二種，大多屬機密性質，至為重要。文件日期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全部是為如何實施匪黨八屆十中全會「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以及推行整社與增產節約（實為加強階級鬥爭）兩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過。文件包括匪黨中央、省委、縣委書記以及各公社各大隊的決定、宣傳提綱、議會報告、工作方案、工作報告、通知與各種統計表報告表等，其實際內容多為外界所不知者。如上述匪黨中央的「決定」，當時僅有通過此一決定之消息，全文迄未公佈。至其內部問題，也僅於全會公報上略謂「還有一批生產隊、一批工廠、一批商店，由於領導人員不得力因而減產或者不受歡迎」，以及存在所謂「國內黨內顛覆活動」等，均語焉不詳，不知究竟。而今由於獲這批文件，得知其由思想根本問題所發生的種種嚴重危機，也殊非毛匪初所料及。且其問題與危機均屬一般性，迄今不但未獲解決，反更日趨尖銳化，故從這批文件，也可看出整個大陸人民與匪幹的思想動向。

二 反共的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

匪在文件中承認大陸「農村現在還存在階級，還存在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所表現的態度則有三種：「第一種是堅定的，困難再大也不動搖，堅持三面紅旗，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是執迷不悟的匪方頑固份子。「第二種是動搖的，要走回頭路，不走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不搞集體經濟，而搞資本主義，鬧單

從突擊所獲文件看其匪危機

幹」。這是被匪所騙已開始覺悟的反抗分子。「第三種是敵對態度，一切反動派，未改造好的四類分子就是這樣，他們利用困難來進行破壞，攻擊我們，企圖復辟」。這是始終被匪管制壓迫的原來反共分子。因之，匪在農村的兩條道路鬥爭中，就一直採取所謂「堅持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根本路線」。這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階級鬥爭，是政治鬥爭，也更更是思想鬥爭。匪黨的發動各種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目的即企圖「在思想戰線上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

然事實上，據文件自供，每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是失敗了的。蓋現在大陸的思想問題，不僅有資本主義的反共鬥爭，且有「封建主義」的復辟鬥爭，此外更有浪費鋪張、違法亂紀等等所謂「歪風」。據其統計表所列，「資本主義」的表現是：完全單幹、家屬單幹、包產到戶、投機倒把、棄農經商、棄漁經商、做二盤商、放高利貸、做包工頭、僱工、僱工剝削、作老鼠工、釀私酒、肥料不交集體、勞力外流、熱心開荒、多分自留地、佔用土地、損公肥私等等；「封建主義」的表現是：神棍、巫婆、看地理、算命、卜卦、道士、修宮廟、遊燈、買賣婚姻、童養媳、等郎配、媒婆、人販、賭博、搞迷信、參加宗教做禮拜偶像、造墓修墓等等；「鋪張浪費」的是：辦結婚酒、辦起厝酒、辦生仔酒、辦壽酒、請客送禮、演戲、蓋禮堂等等；「違法亂紀」的是：貪污（包括現金、糧食、布票、木材、土地、農具、漁具等）、挪用、盜竊、腐化墮落、亂砍森林、私殺毛豬、勒索錢財、打幹部等等。此外，還有「其他」：不當幹部、作風不好、多吃多佔、假公濟私，記工評份不好、賬目不清、工作不深入等等。這是一般羣眾與匪黨黨員、幹部而言。至於所謂四類分子的破壞活動則有：鬧單幹、外跑、投機倒把、謾罵幹部、打幹部、反革命活動、煽動破壞、階級報復、賭博、搞迷信、盜竊等等。這些從反共思想所發生的種種積極消極、有意無

意的反共活動，也就是今日共匪還在繼續不斷實行的所謂新的「五反」以及其他「三反」、「四反」、「七反」等等階級鬥爭的內容。問題之多，與其複雜嚴重，充分顯示大陸各階級反共思想鬥爭、政治鬥爭的激烈與普遍：不僅造成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極端混亂，而且把匪所謂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種種「紀律」，也都統統破壞了。

三 階級分化與汪洋大海一樣的「小生產」

大陸人民普遍激烈的反共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有其社會根源與經濟基礎，此即在匪統治下的階級分化，與三面紅旗暴政失敗後匪所採取經濟政策的大轉變。這一點，這批文件說得很清楚。

據文件自供，現在大陸除了還在「拿定息」的原有資產階級和四類分子中「沒有改造好」的舊地主與富農，共匪又維護着原有舊的，同時並更製造着新的，又如「汪洋大海一樣」的「小資產階級」。原來依共匪規定，農民「有富裕中農、中農、貧農等不同階層，就是中農，也有新老上下之分」。這些階層均獲得匪的保障。其中新的上、下中農就是共匪新製造出來的。新的上中農，在共匪的經濟政策下不久又變成新的富裕中農，而「富裕中農和上中農」就有「比較嚴重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最後它們就變成了「新富農」乃至「新地主」。文件中並舉有許多新的富裕中農與新富農的例子。此即所謂「嚴重的蛻化變質分子」。它們那種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就是先天的反共思想，這就展開了共匪所說長期的階級的政治的鬥爭。

由於三面紅旗暴政招致全面的糧荒、飢餓與怨恨，迫使共匪經濟退却，在政治上不得不來一個大的轉變。此即新「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社員既有自留地又有飼料地與開荒地，更「鼓勵經營家庭副業」。匪黨中央的「決定」，並強調這是「黨要持久實行的政策」，目的說是在「提供了農民羣衆共同富裕的可能性」。但農民

一獲「富裕」就都開始反共了，這是匪所意料不到了。匪的這一個政策，就是允許並維護所謂「補充」集體經濟的「個體生產」，個體生產即「小生產」，它受匪的「鼓勵」結果，就「如同汪洋大海一樣」，泛濫着整個大陸，並且也如汪洋大海一樣，「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雖因此「也帶來了兩條道路鬥爭」，共匪却坦白承認「我們不能去收它」，又把它取消了。有了家庭副業，有了小生產，就必須有自由市場，雖然「自由市場一開放，馬上就出現了投機倒把棄農經商的行爲，這就說明了舊習慣勢力的改造是不容易的」，但也同樣「不能去收它」，把它取消了。不但此也，而且更強調社員經營集體分配的自留果樹和竹木，「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家庭副業的產品和收入，「都歸社員所有，都歸社員支配」，「都可以拿到市上出售」，「對社員個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資料以及社員自有的農具、工具等生產資料，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爲什麼？就是因爲三面紅旗違反人性，不合中國國情，已經試驗失敗，不得不硬着頭皮，向回頭路走！共匪所說小自由的個體生產是集體經濟的「補充」，這是掩護「人民公社」失敗的遁詞。蓋如集體經濟成功的話，又何需乎這一補充？這顯然是說謊！

這兩點，不僅說明大陸人民與匪幹反共思想鬥爭與政治鬥爭的必然性，且也說明了共匪政權的必然崩潰！

四 共匪黨員與幹部的蛻化變質

共匪最感痛心的，是它的黨員與幹部也都「蛻化變質」成爲自己的「敵人」！所以全部文件多半是爲處理幹部問題，上述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尤其鋪張浪費與違法亂紀等等歪風的「檢查」，也側重在匪幹黨員身上。例如社會主義教育有關的二十四份表，就有十三份是關於匪幹黨員「整改」的。

在匪黨中央那個「決定」的密件中，曾指出「一切負責領導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共產黨員」，都有「獨斷專行」、「妄自尊大」、「玩弄行政命令手段」、「講衆取寵」、「鬧特殊化」、「貪污私分，多吃多佔」、以及「各自爲政」的「分散主義傾向」等等「缺

點和錯誤」。縣委書記的文件，也承認「幹部作風問題這是階級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具體反映），也是矛盾問題」，主要的是：「是非界限不清，存在好人主義，得過且過，看到錯誤傾向，也不敢開展批評鬥爭」，並說：「這就使各種不良傾向隨之而來，如違法亂紀，貪污挪用，多吃多佔，鋪張浪費，搞迷信，亂砍森林等等，而且有的是相當嚴重」。這就是說，上述反共的思想問題與由此發生的種種「歪風」，不是由於領導匪幹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就是由於一般匪幹自動帶頭而發生的。當然，後者比前者更重要也更嚴重。如文件不再三斤責「幹部的糊塗思想」，說它們對「四類分子的破壞，部分富裕中農的自發資本主義」，「採取默認態度，或且去推動『包產到戶』，那『單幹風』就刮大了」麼？不又說：「有的是幹部本身力強，代表了富裕中農的思想；有的是幹部不參加集體勞動，社員有意見」；「再加上機關的少數幹部一回家就埋頭搞小自由，搞個人開荒，駐在農村一些機關單位也佔用集體的田地，所有這些都給羣衆帶來極壞的影響，助長了『單幹風』的發展」麼？於是共匪不得不強調「社會主義教育的重點是黨員和幹部，把這些人思想解決了，一切工作就好辦了」，並說：尤其「領導幹部問題沒有下決心解決好，就很難解決一般幹部問題，更說不上教育羣衆」了。

但問題就在不但共匪領導幹部，就是一般黨員與幹部的問題也無法好好解決，文件坦白承認各級匪幹黨員都怕社會主義教育，尤其怕對自己的整改。他們一提到各種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會都在「思想上考慮搞這個大的運動，會不會出問題，會不會搞錯，搞錯的話，我這個支部書記、大隊長、社長、書記、工作組就不好辦了，以後又得批評我、檢討、處分，甚至還要給人家賠情、道歉、平反等等，這一套都來了」。文件並說他們存在有四個思想：「一是有問題的幹部，對運動思想有抵觸，怕鬥爭、怕處分、怕掉臉、怕退款；二是怕打擊報復；三是怕提了意見不改，沒有用；四是思想有懷疑，怕搞到自己頭上，他們反映說：『搞來搞去恐怕又是搞到我們頭上』」。原來，中下級匪幹也都為上級匪幹所壓迫，以前的幾次運動都已經被上級匪幹騙了，所以這兩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從突擊所獲文件看共匪危機

，結果是「下級看上級，黨員看支部，團員看黨員」，都沒有什麼好的結果。反而使得一般匪幹有的認為「當幹部吃虧，怕麻煩，並且受人挨罵」，「有的認為幹部不好當，當了就吃虧，自己又不能參加搞小自由，所以帶頭外跑去搞老鼠工」，或則乾脆表示「不想當幹部，要求換班」了。有的更坦白說：「做了幾年的工作，現在變壞了，羣衆意見也很大，回去不當幹部就算了」。

然這些匪黨黨員幹部原是所謂可靠的貧下中農，現在為着「富裕」，却都成為反共的蛻化變質分子了。

五 無法制止的「單幹風」

由於小生產，小自由，於是大陸羣衆與中下級匪幹更普遍刮起了一股「單幹風」。單幹主要是分地包產，就是反對集體。為什麼反對集體要搞單幹？這與要求小生產小自由一樣，是為的吃飽飯，求活命。

據文件說，大陸所以普遍刮起一股「單幹風」，「主要是部分幹部和社員迷失了方向，思想認識糊塗了，低產風和重個人、輕集體的傾向相當普遍和嚴重；另一方面，在經營管理上也存在一些極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對勞力、肥料的管理制度渙散，沒有堅持記工、評分、獎懲不能兌現；同時，有些地方的幹部作風也有問題，如作風不民主、財務不公開、貪污挪用、多吃多佔等」。關於社員羣衆與匪幹的思想與作風問題，上面已加敘述，第二點經營管理問題，乃是「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制度問題，這是匪在中國實行共產主義的成敗關鍵，問題也就出在這裏。當然，主要的是勞力的管理問題。

現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理論基礎，是所謂「民主和集中」的「對立統一」，「統一和分散」的「對立統一」，也即「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而在政策上就採取所謂「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原則。然事實上，文件告訴我們：第一、「按勞分配政策貫徹不全面，或者應該照顧的沒有照顧好，或者多勞不能多得。第二、在總產量中，除強制上繳一半以上，餘下

作為基本口糧的往往只有百分之四十多一點，每人平均所得多不能吃飽，而同時又有「減產」的「賠償」，「完不成勞動定額工分」的「賠糧」，與完不成「交肥任務」的「扣糧」(少交百斤肥扣當月基本口糧五斤)。再在糧食減產已經不够分配時，共匪的「征購」且反更要特別「多了一點」，以實行它的飢餓輸出。第三、所謂「三金」中的公積金與行政管理費，勞動生產者固不能過問，其公益金也只有利於無勞力的不勞動者，對於真正出力生產者，並無享受權利。第四、記工評份，不但「不及時記帳，不及時公佈」，而且「經常漏掉社員工份，有時全戶漏掉」，以及「經常塗改工份」，或則「要他更改工份，一無所理」。至於獎懲不明，或根本只懲無獎更無論矣。結果，不但勞逸不均，分配不公，而且以集體之名行剝削之實，社員羣衆個人利益均已被榨取，無勞力或勞力少者，固難糊口，勞力多者也無以果腹，大家都發生嚴重的吃飯問題。例如所說「鰲江花塢大隊十八個婦女，平均十四歲，一個平均賣了七五〇元，白沙有個婦女出嫁了十三次，有的把婦女當作豬來賣，有過秤的，一斤多少錢，更壞的有一部分人把婦女做生意，轉手一個，給你介紹一下對象五十元，再轉個手又是五十元」的人肉市場，也是爲着吃飯問題而發生的。因爲共匪的剝削榨取，也只是爲上層少數特殊階級的享受，所以中下級匪幹也和一般羣衆社員一樣，個個鬧着所謂「實際家庭困難」問題。於是無論勞力少或無勞力的，社員或匪幹，都去大搞單幹而不願去搞集體了。有的喊着「要分隊，否則沒有飯吃」，有的到處宣傳「單幹優越性」、「單幹好」、「單幹能增產」、「單幹不是什麼階級鬥爭，只是爲了吃飽飯」。有的認爲「分戶幹，生產好，吃的飽」；有的對人說：「你勞力這樣好，給大家細在一起不合算」，有的對人說：「你勞力多，糧食這樣少，分開幹一兩年就發家」。有的更說：「中國人沒有一個大公無私的，只有單幹才能賣力加班」；有的並責指共匪的「反單幹風」，「挖苦的說：『政府害怕羣衆吃得飽了，所以硬要搞集體』」。大家都拆穿了共匪所謂「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相結合」的騙局。尤其後面一句「挖苦」的話，把「人民公社」集體制度實質即變相剝削制度的本質，完全揭發出來了。

這種反對集體的「單幹風」，本質上就是反共的，共匪雖要「反」它也反不了的，最後必使「人民公社」完全瓦解，而且共匪一方要「反單幹風」，一方又允許農民私有自留地、飼料地、開荒地，並鼓勵他們經營家庭副業與自由市場的買賣，也是一大矛盾，而這一矛盾，也正顯示其已經進退兩難，走頭無路了。

六 大陸經濟已經大大好轉了麼？

匪曾大事宣傳自一九六一年起，大陸經濟情況尤其農村形勢業已大大好轉，但這批文件所透露「同全國各地一樣」的實際情況，却有許多地方證明它是說謊！

上述匪黨中央「決定」說：「從去年(一九六一)以來，農村形勢已經有很大程度的好轉，而且必將繼續有更大的好轉，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省委文件更說：「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勝利地渡過來了」。縣委的文件則說：「去年全縣平均純口糧(除統銷人口外)每人每月二十三斤，今年統購雖比去年增加，但集體加上自留地的純口糧可達二十九斤，提高百分之二十六，加上小自由部分的補充，不少生產隊可以吃飽飯」。羣衆說：現在生活是一年好一年，前年吃「三頭」(茄榔頭、芭蕉頭、鐵樹頭)，去年瓜果菜代，今年隨便吃。「去年收地瓜是和小偷搶着收，今年放在山上沒人拿」。並強調：「羣衆生活好還表現農村有『三多』：蓋房子多，結婚多，生孩子多」。同時却又承認一九六二年，「有些羣衆的分配口糧還是緊一點」，「穿布也還要緊一點」。「現在生產、生活還不是很好，很困難」。這裏就有許多破綻，以文件說，縣級的當然比較實在可靠。但第一、它所謂一年比一年好，只要承認在一九六二年也只有「不少生產隊可以吃飽飯」，就可證明其餘很多生產隊還是都吃不飽飯。所說今年「隨便吃」，今年地瓜「放在山上沒人拿」，如非全部謊話，至少也大部分不是事實。這一點，它所承認的「有些羣衆的分配口糧還是緊一點」，也可證明。第二、既然羣衆分配口糧不够，很多生產隊吃不飽飯，所說：足以證明羣衆生活好的「三多」，實在也不可

信了。第三、因此它自己所說「現在生產、生活還不是很好、很困難」，這倒是真的，但這又反證匪黨中央所說「農村形勢已經有很大程度的好轉」，省委所說「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勝利地渡過來了」，都是杜撰了。

當然我們並不否定大陸經濟已有好轉，但好轉的程度實微不足道，而且大半只是形式，無補大局。

文件透露，共匪自詡以為經濟形勢好轉的原因是由於「黨的領導和三面紅旗」的「正確」，而一般羣衆，則說形勢好「主要是靠小自由來的，也有的說是自留地、開荒地、自由市場帶來的好形勢」。而且確認以前經濟惡化，即由於「黨的領導和三面紅旗」的「錯誤」，所以他們根本「否定黨的領導，否定三面紅旗」。我們以為大陸人民的看法是對的。這在文件有三點證明。第一、如上所述，共匪承認一九六二年不少生產隊所以還可以吃飽飯，是完全由於「加上自留地」、「加上小自由部分的補充」。第二、它又承認「農貿市場的開放，真正的起了國營商業的作用，既保證了物資的交流，又逐步穩定了市場」；而這農貿市場，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第三、因之，它不得不強調一個公式：「集體好，小自由也好」，這就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肯定了羣衆的看法是正確的。不過，小自由經濟被集體經濟所壓制，它的發展是不正常的；它的範圍少，羣衆的利益不大，也不普遍，而且由於共匪集體制度的剝削太多，實際上也有名無實，得不到真正好處。從小自由獲得真正好處的，只有少數匪黨黨員與匪幹，却又都是利用非法手段得來的。

至所謂農村有多三多：「蓋房子多，結婚多，生孩子多」，是「羣衆生活好」的表現，據文件透露實際內容，更非事實。例如以蓋房子來說，縣委文件一則說：「現在的問題是幹部利用職權，不擇手段蓋房子。幹部本身工資並不高，勞動也不比一般社員好，況且木材又是這樣緊張，資金和材料從那裏來呢？這值得懷疑。據初步檢查，不少有利用職權，佔集體土地，派用羣衆當民工，拿了磚瓦廠的材料，佔用了生產的木材，就蓋成了房子」。再則說：「幹部蓋房子問題，有些人不正當或者不完全正當，有的把公共積累拿了

，社員分配款拿了，有的集體森林砍了，有的佔用大隊資金、磚瓦，甚至佔用勞力、土地，這些是非常惡劣的，也有的爲了自己蓋房子，變相向社員攤派款，那是更錯誤了」。這說明所謂蓋房子多，原是匪幹「嚴重」的「違法亂紀」的「歪風邪氣」所造成的。對羣衆生活，不但無益，且反有害。再以結婚來說，縣委承認的事實是：「一個婦女出嫁要八百多元、一千元、二千元，現在有人說：大搞投機倒把並不是爲別的，就是×××要老婆」。大隊文件所說的事實也說：「現在一個婦女出嫁要賣四百元至五百元至八百元至九百元，有的甚至一千元到二千元，有人說：討老婆這樣貴，我們在農業做半死，還沒有辦法討老婆」。試問一般貧苦羣衆如何能够結婚？羣衆能够冒險去搞投機倒把，僥倖討個老婆的又有幾個？所以，共匪所謂「三多」並非事實，有的話也只有少數，且也與羣衆生活的好轉無關，而只是共匪「黨的領導和三面紅旗」的「錯誤」所造成的畸形發展！大陸人民要求經濟生活的真正、和大的好轉，只有徹底摧毀共匪黨的領導和三面紅旗！

七 特別值得注意的一些資料

然則，如何才能摧毀共匪，光復大陸？這批文件有一些資料可以特別提醒我們盟邦尤其美國當局注意。

據文件看，大陸人民大多數中下級匪幹的反共已不成問題，問題是我們與盟邦的光復大陸方案與大陸革命運動究應如何配合。以前光復大陸方案似有三種，一爲我們先反攻，同時並即以反攻的軍事政治行動促成大陸革命大規模的爆發，一爲等大陸革命先爆發而後我們反攻登陸，三爲有效運用政治攻勢，使大陸革命與我們反攻同時行動。但依文件透露，由於被壓迫人民與大部分中下級匪幹反共意識的高漲，大陸革命形勢早已形成；惟一則共匪仍然掌握着「壓迫機器」的軍事暴力，二則地方遼闊，不易結合共同行動，而個別發動又易被個別鎮壓，故大家都不得已必須乘機而動，只要機會一到自必大規模揭竿而起。而這個機會，文件告訴我們，就是等我們反攻！這尤其沿海各省是如此。

例如在一九六一年我政府積極準備反攻行動時，據文件如下四種資料，當時大陸反共人民的情緒就是如下種種情形：

一、「……從去年（一九六二年）秋季開始，階級敵人又活躍起來了，到今年春季，就有一部分地富分子不參加集體勞動，公開把集體農具、耕牛拿回去，煽動鬧『單幹包』，到備戰階段，階級敵人的面貌就完全暴露出來了，才有那麼一點風聲，就好像天下變了，尾巴翹得很高。敖江才溪地主許義松，今年以來都不參加集體勞動，備戰階段召開兩次家庭會議，說：『第一要找幹部算帳，第二找回土地和十八間房子』。許的兒子乘備戰時羣衆害怕心理（!!），出來給人家算命，幹部看命是『外出命』，貧農看命是『勞動命』，壞分子、僞甲長看命是『先苦後甜命』，搞得人心惶惶（!!）。杉塘大隊有一個壞分子叫做鄭伙銓，過去不大說話，備戰時天天看報紙，講形勢，還唱戲看閩劇，並特意到城關買煙買茶，請壞分子一起吃喝，對大家說『我的天下來了』。類似這樣情況當時多得很（!!）。六月份有個統計，四類分子有百分之三十一——四十表現囂張，氣高趾揚，幹部說話都不聽，這又是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

二、「鰲江公社東門陳欽富生產隊，全隊二十戶（貧農十六戶，中農四戶），在以前國民黨區分部書記陳品官（反革命分子）的煽動下，硬把集體搞垮。陳品官是上中農成份，全家七口，有四個勞力，本年解放後被管制，但不接受改造，今年春季開始，只有第三兒子在磚瓦廠勞動，其他都是外跑搞投機和包頭。幹部叫他勞動，他說：『集體網太死』，還諷刺幹部說：『我看很多幹部都當不到底，你就能當到底？』備戰期間更加猖狂，公開說：『有我們的天氣，要向幹部算帳』。指槐罵桑地威脅隊長：『要小心打點，到時候有好戲看』。就在這個時候，自己擺攤炸油餅，因為換谷之事，乘生產隊長不在家，叫第三兒子打生產隊長的妻子，被打傷七處，有一處至今未治好，告到法院，調解賠二十元了事；更嚴重的（!!）是在備戰期間，大肆挑撥，對中農陳從佃妻說：『你勞力這樣好，給大家網在一起不划算』，對貧農莊依紅說：『你勞力多，糧食這樣少，分開幹一兩年就發家』，由於這樣，隊裏很多人動搖（

!!）了。陳從佃妻還公開吵鬧，向生產隊要田，鬧得十分混亂，結果把七畝地瓜包下去，晚稻田間管理長期包工到戶，因而造成了這個隊嚴重減產，五十七畝早稻減產四十担，秋季也減產四十五担，每人每月口糧只十一斤多」。

大陸人民如此，中下級匪幹也如此。下面的資料即說明，除了大陸人民還有反共的匪幹也是這樣：

三、「被推翻的階級是不甘心死亡的，一有機會就要搞復辟（!!）。我們地處海防前線，天天和敵人搞武裝鬥爭，這是最劇烈的階級鬥爭，也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另一方面，地主、富農在經濟上雖被推翻了，但是人還在，反革命分子雖在政治上被打下來了，但還沒有改造好；還有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存在，這些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總是同被推翻的階級敵人遙相呼應（!!），並千方百計地利用一切機會進行階級復辟（!!），這在今年備戰時看得很明顯，只要大家回憶一下當時各種人的態度，就可以知道。廣大貧農、下中農以及土改、鎮反的積極分子，老革命表現最好（?），許多人都要求担任具體工作，表示堅決（?）消滅敵人的竄犯；而上中農就不一定了，他們之中大部分人是抱着無所謂態度，不是有人這樣說：『紅白都一樣，誰來都可以』？有些上中農出身的黨員幹部，也表現了動搖妥協（!!）（甚至有的黨員去算命，有的幹部還問反革命分子：『我該怎樣辦？（!!）』）！在四類分子中，當時絕大部分對『反攻』是寄下了很大的希望（!!），因此表現十分囂張，有的造謠破壞，有的暗中喝采，甚至有的就公開毆打幹部，這都充分地說明階級敵人是不会甘心死亡的。」

四、「瑣頭下歧第三隊，備戰時羣衆思想混亂，地瓜插不下去，紛紛要求包產到戶，隊長害怕（!!）『得罪』羣衆，說：『兵過籬笆破。地瓜先插要緊，我做一點好人，國民黨來了也不會殺頭』（!!）。結果全隊有一半地瓜『包產到戶』。」

這些事實（此外還有三處資料，因限於篇幅從略），不是證明大陸反共人民與匪幹正在等待我們的反攻麼？只要我們一開始反攻，它們不僅乘機加緊破壞共匪人民公社，且必同時廣泛鼓動羣衆發動全面革命以迎接我們的反攻，乃是無可置疑的。

匪俄在對外貿易上的競爭

蕭濟容

一 近年共匪外貿轉向的必然性

從一九六〇年以來，共匪對外貿易中蘇俄所佔比重不斷下降，其與主要自由國家貿易上急劇上升，是共匪外貿轉向的具體表現。但促使共匪外貿轉向的根本原因，一是蘇俄撤退大陸專家，撕毀合約所引起，二是共匪在經濟上對俄帝剝削不勝負荷，與其離開蘇俄的整個共產集團分工底規劃。在主觀上，共匪認為必須建立完整的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體系；客觀上，匪俄交惡後匪不另謀出路無以自存。由此，就演變成現階段匪俄在對外貿易方面的競爭之局。

第一、俄謀控制為匪俄交惡背景

遠在一九四九年蘇俄在莫斯科與波、羅、保、捷、匈等五附庸國舉行經濟會議，決定成立經濟互助委員會，宣稱實行經濟互助，技術合作，互通經濟情報、經濟建設經驗與生產協作等，實際上是對抗西歐的經濟復興計劃。其後，阿爾巴尼亞、東德加入遂成爲東歐八國經濟互助委員會。一九五五年以後，其他共產國家——包括共匪，都以非會員國身

份觀察員派員列席代表大會。

經濟互助委員會在黑魯曉夫掌握蘇俄政權後更加強化，預計從一九五八年起的七年內，將逐步實現聯合供電計劃，設立共產集團國際銀行，實行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嚴格劃分專業生產範圍，從而制定各共產國家彼此協調配合之國民經濟發展計劃。依據蘇俄規劃，共匪雖然人力、資源等條件相當優裕，可以成爲全面發展生產、建立綜合經濟的國家，但由於其工業基礎薄弱，在專業化的分工方面，視爲着重發展農業原料、礦產原料與食品工業，作爲共產集團的原料供應基地較宜。俄帝此一規劃，隨即爲共匪所反對。李匪富春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後，即在蘇俄「共產黨人」上發表文章，李匪強調說：「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有其共同的規律性，但各國亦有其不同的特點，國際分工的原則，一般說來是正確的，但並不完全適合于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們不能永久用輸出農產品的辦法去換回機器」。而在較早時期，周匪恩來在一九五六年就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會說：「有人問，既然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日益發

展，並且在社會主義各國之間出現了經濟和技術的廣泛合作的可能，我國是否還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呢？我們認爲：……但是像我們這樣一個人口衆多，資源較富，需要很大的國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從國際的要求來說，我們建立起強大的工業，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各國經濟的共同高漲，並且可以增強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種以爲不必建立我國自己的完整的工業體系而專門靠國際援助的依賴思想，是錯誤的。」

由此觀察，共匪偽政權建立後第一個五年設計劃蘇俄不見得完全同意，但由於黑魯曉夫政權尚未穩定，遂順利得到蘇俄支援；第二個五年計劃之提出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與第一個五年計劃銜接配合，蘇俄未予反對，但到一九五八年底共匪提出十五年趕上英國，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更號召提前趕上英國；故有「大躍進」、「更大躍進」、「繼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等運動，共匪以冶煉、機械爲中心的瘋狂發展，大大地背離了蘇俄集團的內部規劃原則。而此時，在國際（共產）事務上的理論之爭，乃導致成蘇俄撤退專家、撕毀合同的行爲。

第二、俄帝壓榨加深共匪經濟困難
蘇俄對共匪的壓榨，主要是通過其「援助」而取得不等價交換的剝削；而「援助」的實質又建立在工業的依賴基礎上，使共匪難以擺脫其束縛。如此，本文先略談蘇俄對共匪的援助情形。

○蘇俄「援助」與共匪對俄負債：據李匪先念在偽人代會一屆四次大會上發言，從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年，蘇俄予共匪貸款五二點九四億元偽人民幣（折合美金為廿二點五九四九億元）。另外據外交部部長助理喬匪冠華透露，一九五七年以前蘇俄援助匪之二一一項企業及廿一個獨立車間，共值八億盧布（舊），折合二十點二五億美元。（註一）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蘇俄再助匪（一九五八—一九六七年內建成）七八項關鍵性大型企業及電站，此七八項共值五〇億盧布（舊），折合美金為十二點五億元（註二）。上述三筆貸款與援助，除七八項企業援助因俄撕毀合同可能根本未予履行外，李先念與喬冠華所透露者頗有出入。這筆糊塗賬且分析，再據蘇斯洛夫夫在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報告俄予匪「長期優惠」貸款共為十八億一千六百萬盧布，折合美金為廿億九千七百六十萬元，此可能截至一九六〇年俄撤退專家時已貸之款。此等款應全數「經援」性質。至於軍事援助（與貸款）則為匪俄關係的又一祕密，具體數字，和十八億一千六百萬盧布比較，只會多而不少。不然共匪在本年二月廿七日給蘇俄的公開信中不會爭吵了。

更大於蘇俄的貸款與援助，其勢又不能賴債，從一九六〇—一九六三年乃提前償還俄債。據匪公報稱：「一九六三年繼續償還蘇聯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自一九五〇年向蘇聯所借外債和應付利息，現在絕大部份已償還，剩下一小部份將按照協定在一九六五年底以前全部還清」（註三）。到本年（六四），據匪與蘇俄簽訂的「提前償還對蘇聯一九六〇年貿易欠賬議定書」規定，共匪用一九六三年貿易貨差提前償還應在一九六五年償還的對蘇俄方面的貿易欠賬。所以，原來計劃一九六五年還清的俄債，在一九六四年內就可還清。至為明顯，共匪以貿易方式還債是唯一辦法，但共匪輸出很大部份是農產品，以農產品對工業品在先天上已居劣勢，加以蘇俄以最初協定時期的國際市場價格議價的限制，使得共匪與俄貿易形成極為懸殊的不等價交換。

○蘇俄對匪貿易上的剝削：按照一九五〇年四月共匪與俄協定（註五），從一九五〇年起，雙方按照當時國際市場價格出進口商品的作價原則，規定蘇俄盧布（舊）和偽人民幣折算率（以貿易盧布為準：一元偽人民幣為二盧布）一九五〇年四月規定的商品價格，維持到一九五七年，在此八年中，儘管國際市場上若干重要工業品價格下降，農產品上漲，但匪俄間的貿易作價，則未曾變動。共匪在對俄貿易上的損失，僅此一項，八年中已是一筆可觀的數字。

一方面是自蘇俄輸入商品高於其他國家。據葉匪季壯透露（註六），匪輸俄大米，一九五六年每噸為五六〇盧布（舊），官定匯率為一四〇美元（但共匪以舊盧布外匯兌換美元則僅五六美元），而一九五六年日本買匪大米為每噸一五〇美元；大豆匪售俄為每噸三八〇盧布（合九五美元），五六年賣日本者為每噸一二三點五美元。再看蘇俄輸匪商品價格，以石油言，在一九六三年蘇俄輸東德石油，每噸價格為十七點四盧布；輸捷克為廿點三盧布；輸匈牙利為十九點九盧布。同時期蘇俄輸西德石油，每噸為八點五盧布；輸義大利為八點九盧布；輸日本為八點三盧布；輸阿聯為九點五盧布，其售共匪之石油，約為廿五盧布多，高於捷克，且高於輸日本價格二倍以上。

共匪輸俄物資，百分之七十左右為農產品，輸入物資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為工業品，從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國際市場上的農產品價格上漲，工業品價格下落，但匪俄貿易結賬則出現相反之「剪刀差」，此種人為壓抑，使共匪在貿易上受到相當大的損失，更加重其內部經濟困難。

由控制到撕毀合同，撤退專家，迫還債款；共匪在「自力更生」的環境下提出全面調整經濟，停止大規模建設，而訂出以農業為中心的發展規劃。這樣，共匪除了還債之外，可以在國際市場向蘇俄以外的國家——主要是自由國家，進行貿易，進口其需要物資了。實際上，匪俄貿易的商品構成方面，俄輸匪物資既半數以上為成套機器設備，匪大部份基建工程停頓（與俄撕毀協定有分不開的關係），匪俄貿易衰退自是必然；相對

地，匪與主要自由各國的貿易之增長自不可
避免。

二 近年共匪外貿的擴

張及其實績

第一、共匪擴張外貿三重作用 近年
共匪在經濟瀕於崩潰與蘇俄關係惡化深刻的
情形下，對外貿易方面作以下努力，以謀挽
救其經濟危機。

① 廣泛與自由國家發展貿易關係，取得
必要的商品供應：到一九六三年底，共匪與
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了經濟貿易關係。在
一九六三年一年內，共與卅九個國家互邀代
表團訪問，並與廿七個國家達成四十一項經
濟貿易協議，尤其着重和法國、英國、日本
、義大利、西德等國的貿易發展，通過與這
些國家的貿易，取得了必需的化學肥料工廠
設備；尼龍工廠、石油加工設備及遠洋運輸
船隻等。在解決大陸生活資料之貧乏的需要
下，從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年，共匪向加拿
大、澳洲、緬甸等國購進了一、六〇〇萬噸
以上的糧食。

② 通過外貿，建立新的外交關係：由于
匪俄關係的繼續惡化，對俄鬥爭策略上，匪
採取回擊策略，因此引起蘇俄集團可能在國
際上不利共匪的措施，匪既不能輕于向俄屈
服，一時又難以改變自由國家對匪的觀感，
乃以廣大市場號召，與主要國家進一步發展
貿易，企圖從經濟的交流合作，取得政治的
支持，代替匪俄交惡後，及今後可能更加惡

匪俄在對外貿易上的競爭

劣的情況下，的政治支援，如英、法、日等國
情形。

③ 通過對外經濟合作，爭取若干國家共
黨組織的發展與鞏固：首先是在亞洲，匪會
於十年來對北韓、越盟予以龐大援助，對佔
亞洲（除共匪外）共產黨員最多國家的印尼
、日本等國曲意交結；對亞非集團的緬甸、
錫蘭、阿聯、阿爾及利亞、也門、迦納等予
以貸款。或則鞏固各該國共黨組織作為其發
展的支援，或則藉此進行政治滲透，以孤立
蘇俄並降低其影響力，從而取代其領導地位。

第二、近年外貿實績

從一九五〇—
一九六二年的十三年中，共匪貿易額從十四
億五百萬美元，增長至一九五九年的四〇億
二千三百多萬美元。此十年中，幾年皆呈
上增。但自一九六〇年開始，到一九六二年
降低至十九億九千八百萬美元，不到一九五
九年的一半，且低于一九五三年而稍高于一
九五一年。

自由國家在共匪外貿中所佔比重，從一
九五九年以後逐年上升。在一九五四年蘇匪
貿易額佔共匪外貿總額百分之六十四，一九
五九年下降至百分之五二；一九六〇年再降
至百分之四四；一九六一年僅佔百分之卅五
。一九六二年稍增長，佔百分之卅八，但絕
對數却由一九五六年的九億一千八百萬美元
，下降至一九六二年的七億四千萬美元。約
相當于匪俄貿易最高年——一九五九年的三
分之一強，除一九五〇年以外，少於一九五
一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任何一年。

一九六三年共匪外貿實績未曾發表，但
據其與英、法、日、加、澳等國的交易額觀
察，可能較一九六二年稍好，但很難超過一
九六一年貿易額，此點容後分析。

四年來，共匪對西歐國家輸入額，從一
九六〇年的三億七千六百卅萬美元，下降至
一九六二年的二億四千八百四十萬美元。共
匪對西歐國家輸出額，亦從一九六〇年的二
億五千六百卅萬美元，下降到一九六二年的
一億八千五百五十萬美元。三年中，共匪對
西歐國家輸出入總額下降一半多；而輸入額
降低達百分之六十左右，輸出則降低百分之
卅七點九。

從一九六〇—一九六二年，共匪對西歐
各國貿易中，以英、法、比等國比較平穩，
共匪對英輸入，一九六〇年曾達八、九八〇
萬美元，一九六一年降為二、六五〇萬美元
，一九六三年再降至二、四一〇萬美元；對
英輸出則以一九六一年曾達八、六四〇萬美
元，降至一九六二年的六、四八〇萬美元。
次言法國，共匪對法輸入，在一九六〇年為
五、二八〇萬美元，一九六一年為三、六四
〇萬美元，一九六二年增至四、三三〇萬美
元，共匪對法輸出，一九六〇年為二、二七
〇萬美元，一九六一年降至一、五九〇萬美
元；一九六二年增至一、六九〇萬美元。
在一九六三年，共匪和英、法兩國各進
行十多筆交易的協議，和義大利也進行大筆
交易協議，估計英、法、義三國與匪貿易額
，一九六三年將比一九六二年分別增長百分
之廿一卅以上。其次是西德，在一九六〇—

一九六二年的三年中，匪對西德無論在進口或出口，降低幅度較大，主要是若干商品市場為日本所代替；但一九六三年有較多來往，估計六三年匪與西德貿易將稍有好轉。

對子亞洲各國的貿易，共匪輸入從一九六〇年的一四、七四〇萬美元，降至一九六一年的一、二四〇〇萬美元，一九六二年再降至一〇、七八〇萬美元；共匪輸出額，從一九六〇年的四一、八五〇萬美元，降至一九六一年的一三五、三六〇萬美元，一九六二年稍增，該年達三六、九三〇萬美元。

共匪對亞洲各國的貿易，從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二年在貿易總額上下降幅度比對西歐各國小，但個別情況則呈高速上漲趨勢。首先是日本，共匪對日輸出，一九六〇年為二、〇七〇萬美元，一九六一年增至三、〇九〇萬美元，一九六三年再增至四、六〇〇萬美元。匪對日輸入，在一九六〇年為二七〇萬美元，一九六一年一、六六〇萬美元，一九六二年再增達三、八五〇萬美元。一九六三年匪日貿易人員及半官方人員來往更為頻繁，據日本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報導，一九六三年匪日貿易額達一三、七〇〇萬美元（匪輸出六、二四〇萬美元；匪輸入七、四六〇萬美元）比一九六二年增長百分之六十以上；預計一九六四年還將增加百分之四左右（比六三年），即達二億美元左右（註七）。

在亞洲地區一九六三年與匪貿易來往較多的還有緬甸、馬來亞、香港等地區，估計較一九六二年將有所增長。

三 共匪拓展外貿與蘇

俄抵制性的競爭

第一、共匪拓展外貿的方式

共匪在拓展外貿方式上，一般是通過與各地區民間貿易往來，進而通過各地區左派團體與親匪重利之資本家影響各地政府進行半官方的協議，對與匪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則視需要與可能，擴大貿易展覽與訪問，廣泛建立貿易關係，促使有關地區（和國家）輿論引起對匪貿易興趣，從而由經濟的交往，發展為政治上的勾結；或發展有關地區（和國家）的共黨組織，這是共匪最後目標。

第二、共匪爭取外貿市場與國際同情的手段：

①以低價傾銷，高價購進商品：在一九五三—五四年共匪對錫蘭、印尼的橡膠購買，彼時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價格百分之十一廿五（對俄情形特殊不在此論之列）；同時期，出口之大米較國際市場價格低百分之十以上，一九六〇年賣古巴大米亦低於國際市場百分之十五；再如賣日本之煤炭，亦低於國際市場價格百分之五以上（註八）。

②重點採購，誘致各國重視：近年具體表現的是對子糧食的採購，據資料統計，從一九六一—一九六四年，匪從加拿大購糧六〇五萬噸；澳大利亞購糧七五六萬噸，法國九五點五萬噸；緬甸八〇萬噸；南非六五萬噸；西德廿七點五萬噸；阿根廷十九點五萬噸。

再如一九六三年內，向英、日兩國購買海輪十萬四千多噸，此對英、日兩國輪船製造業為極大誘惑。一如加、澳等國，因共匪大買糧食，已逐漸重視大陸市場。本年以來，共匪貿易攻勢又指向拉丁美洲，據五月初香港消息，匪擬購墨西哥棉花廿萬包，乃引起遠東棉花市場波動（上漲）。英國敏感人士（註九）推測，今後共匪與拉丁美洲經濟關係將更形密切。

③爭取落後國家與共產與國的合作：所謂落後國家，大半是亞非國家，在共匪言以所謂亞非會議成員為對象。共匪方式是通過經濟援助取得合作。除北韓、北越為匪在共產集團中之「戰友」，援助特多不予贅述外，對子亞非集團的迦納、幾內亞、也門、阿聯、錫蘭、印尼、柬埔寨、尼泊爾等悉予無息的長期貸款。如此，不特各該國政府與匪親善交密，各該國共黨亦奉匪黨為領袖，國際共黨鬥爭中站在共匪立場。現階段，此種局勢已形成共匪反俄勢力的成員，構成對蘇俄的困擾。

第三、共匪攻擊蘇俄「經援」本質，挑撥蘇俄與各國情感

一如前段所述，一九五八年李匪富春在莫斯科共黨大會即反對「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專業化分工原則；及至匪俄交惡以後，匪各首要不斷抨擊俄帝對受援國的束縛與榨取，一九六三年九月陳匪毅明確說：「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自主、獨立的民族經濟」（註十）。一九六四年初周匪恩來率領代表團訪非洲時，更具體提出「援外」八原則，皆針對蘇俄經援「兄

弟「國家所加的束縛與剝削，抨擊蘇俄「經濟互助委員會」專業化分工的錯誤。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廿八日，匪開始刊登「黑魯曉夫近期的反華言論」中，說共匪「已經戰勝了連續幾年的自然災害，也戰勝了由于蘇共領導背信棄義的行爲給我們造成的經濟困難。：對於蘇共領導的『關懷』，我們已經領教得够了」(註十一)。劉匪少奇在招待蘇丹主席會上，亦說：「我們一貫主張嚴格尊重受援國家的主權……反對任何國家利用『援助』之名，干涉別國內政」(註十二)。現在，共匪不特承認蘇俄背信棄義造成了共匪的經濟困難，也公開承認蘇俄假「援助」之名，不尊重其主權，干涉其內政。這一套說法，很容易使受蘇俄援助國家，感到惶惑——甚至同感。

共匪對蘇俄的抨擊，在共產集團內部已發生影響，據本月(五)來自歐洲消息，羅馬尼亞各工廠、大學時常集會反蘇遊行。羅馬尼亞羣衆行動顯然已得羅共默許，據四月廿二日羅共宣言載，羅共政權在經濟上將建立自己獨立的體系，脫離莫斯科的束縛(註十三)。

第四、蘇俄對匪抵制性競爭 蘇俄對匪外貿上競爭，顯然是着重抵制，蘇俄在三個地區以三個國家爲重點來爭取：

○在非洲地區，爭取阿聯：在周匪恩來訪問非洲之後，黑魯曉夫隨即於本年(六四)五月訪問阿聯，在黑魯與納塞的聯合公報中，蘇俄承允予阿聯以二億五千二百萬盧布的長期信用貸款(一九六五—七〇年間)，

以供阿聯第二個五年計劃之用(合一億英鎊)，並支持納塞「反帝」鬥爭立場(註十四)。

○軍援經援印度，培植共匪強敵：蘇俄經援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後即已開始，到一九六〇年兩次援助達廿億盧布(約一億八千萬英鎊)一九六一年再貸印六億盧布(一點一二億美元)，助印推行第三個五年計劃。自一九六二年匪印邊境軍事衝突後，蘇又予印度軍援一億三千萬美元(註十五)，另並助印度建設米格戰鬥機與電子設備工廠。

○爭取日本市場，與匪短兵相接：正當匪日貿易高速增长，日本政府態度左袒親匪商團之際，蘇俄第一副總理米高揚於五月訪日，日首相池田並與米高揚會談。米高揚在日一面訂定若干交易合同，所帶黑魯曉夫致池田函，更表示蘇俄願與日締和約，日雖故高身價提出條件，但日商人對日俄貿易之發展表示甚大之期待。米高揚表示，蘇俄對西伯利亞經濟開發工作正致力進行，對日本與西伯利亞木材、礦產品等交易，和購買日本化學工業有關的成套設備等計劃，引起日本財閥歡迎，已和蘇俄貿易人員積極接觸。米高揚訪日之後，蘇俄隨即釋放被囚的卅三名漁民，以表示友好，另廿二名亦將釋放(註十六)。對其他自由國家方面，蘇俄在去年底、今年初透露，計劃向加拿大等國購買大宗糧食，但迄未見諸實行，無疑也是對共匪大買該等國家糧食的一種競爭姿態，因蘇俄開出計劃較匪更大更多。

四 匪俄競爭的實質與共匪外貿前途

在對外貿易方面，匪俄之間談不上競爭，但近年來蘇俄所表現的都與共匪利益相背，尤其今年以來，似有計劃且近乎「犧牲」性的移樽阿聯、日本拉攏交易，故實質上匪俄貿易之爭，由內部門爭派生的孤立對方的作用，大於貿易拓展作用。誠然，經濟爲政治的先鋒，共匪對若干亞非國家的「經援」，已使有關國的共產黨走共匪黨的路線，尤其日共的一面倒向共匪，更爲蘇俄難於忍受。而以阿聯、印尼、印度爲中心的所謂亞非集團，幾全成了共匪的國際統戰的外圍，蘇俄自不能默然無動於衷，然欲挽回在此等國家(及共黨)的聲望，或尙待一番鬥爭。

共匪對外貿易固不絕對受俄影響，但其若干傳統輸出物資，如鹽、煤、鐵礦石(及其他礦產)，毛織品等，蘇俄較匪條件優越；至重工業品如鋼、機械等匪更難與俄競爭。苟上述商品俄削價傾銷日、英等國，共匪無疑將受打擊，惟照目前情形，俄尙不致出此。以共匪言，既乏外匯，外債累積(如加、澳等)亦多，既百分之六十以上出口物資爲農產品，農業生產未好轉前而侈談擴大外貿，似亦政治重於經濟，宣傳超過可能，發展前途，實極爲有限。

註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報

註二：蘇俄「對外貿易」(月刊)一九五九年第二期。伊·安德萊世夫

(下轉第76頁)

俄共戰時黨的動員工作

關素質

(52) 七六六

俄共中央馬列研究所出版之「俄共黨史問題」月刊陸續發表白俄羅斯、烏克蘭、列寧格勒、莫斯科等地在危急時期黨的組織工作之專文，以供研究蘇俄現代史之參考，析述如下：

甲 俄共危急時期加強黨的組織

(一)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份「俄共黨史問題」第十五頁至第二十七頁刊載「一九一八年德軍侵入俄國時期白俄羅斯黨的地下組織」一文，報導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德軍進入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及波白魯伊斯克、摩吉里夫、哥美等重要城市後，俄共為打擊德軍，乃在淪陷各城鄉加強發展黨的地下組織：

○明斯克地下委員會：德軍攻入明斯克之後，明斯克共黨地下組織即召開第一次會議，推選白·茲·拉伊差夫為主席，阿·米·克里尼茲基(真名為巴阿米比)為書記，夏·夏·霍道霞為總務，阿·斯·斯拉汶斯基，拉·伊·斯托隆根，愛·斯·露塞茲基等為委員。當時俄羅斯共黨西北省委員會設於索摩梭斯克(位於白俄羅斯西北部)，主席為阿·姆·緬斯尼可夫(註一)，副主席為伊·雅·阿里貝托夫，省委員會與明斯克地下委員會之聯絡人為格·格·姆辛。一九一八年三月中旬明斯克地下委員會接到命令，任命主管總務之夏·夏·霍道霞改任職工運動，阿·斯·斯拉汶斯基主持鄉村黨的組織，拉·伊·斯托隆根主持地下出版工作。該委員會之重要工作為：①在明斯克紡織、皮革等廠，鐵路及城市企業中成立波爾什維克工人小組，爭取崩得(全猶太社會民主聯合會)(註二)及社會革命黨人之工人及羣衆。②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明斯克中央職工會選舉，共黨代表獲得三席(佔多數)，職工會在黨的領導下，成立一個非黨組織「工人建設合作社」，社內設一食堂，以供波爾什維克派為地下活動之中心。③迄一九一八年五月明斯克地下

委員會黨員增到一百餘名，成立一地下出版所(初用油印機，後用小形印刷機，最後從莫斯科獲得鉛字印刷機)，在波里索夫斯克、明斯克、伊古敏斯克等縣成立地下區黨部委員會，並在波里索夫斯克縣發展二二六名武裝齊全的游擊戰士。④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為商討武裝鬥爭問題，乃召開波里索夫斯克、諾伏格魯白斯克、阿夏緬斯克等縣區黨部聯席會議，選舉阿·克·沙里斯斯克為主席，伊·伊·沃洛達柯為書記，幷成立游擊隊(索斯洛夫斯克鄉八百名、米爾斯克鄉四五名、切爾尼霍夫斯克鄉一百二十名、蘭斯克鄉一百名(見一九三五年白俄羅斯波爾什維克雜誌十號至十一號九八頁至一百頁)。⑤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五日在明斯克召開第一次地下各區黨部代表會議，有七五個黨組織之代表出席，代表黨員五百名，討論德軍佔領區黨的工作之任務，決定準備武裝鬥爭，恢復蘇維埃政權等問題。

○波白魯伊斯克(白俄羅斯明斯克省中心城市)黨的地下組織：推選白·弗·里汶斯基及白·米·賽里白列柯夫為正副主席，白·那依曼為書記，以及斯卡比洛夫，勃·摩洛柯維契，舒米林等為委員，該委員會成立後，即在附近各城鄉發展組織，一個月後，已在羅加且夫等十個城市成立黨組織，迄一九一八年十月鄉村黨的組織已發展到一百五十六個，共計黨員四百名。該委員會於一九一八年十月間召開代表會議時，出席代表二一名，代表一六六個地方黨組織。該委員會設有幾處秘密房間，以供開會及保管秘密文件之用。

○摩吉里夫縣(位於白俄羅斯摩吉里夫省，為鐵路中心)地下區黨部委員會：主席為阿·阿·貝里格曼，設有幾個秘密室，以保管槍支及秘密文件。摩吉里夫縣有六個鄉鎮，每一鄉鎮成立游擊隊，由共產黨員及同情者組成，幷在德軍士兵中進行地下工作，幷暗中組成游擊隊，與德軍聯絡工作由婦女担任。

④哥美（白俄羅斯省中心城市）地下共黨組織：德軍佔領哥美第一天，市區共黨就轉入地下工作，在工業企業中成立支部。一九一八年三月中旬，哥美共黨召開第一次會議，組織波里斯斯基地下委員會，選出阿·伊·庫茲涅佐夫等五名委員，嗣後組織六個鄉鎮區黨部。迄一九一八年夏哥美市有八十名黨員，同情者二二〇名，道爾梁斯克黨員六七名，諾索維斯克六二名，賽米諾夫斯克四十九名，特洛道維契斯克六十名（見烏克蘭共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一九一九年基輔版第21頁），並成立一個地下印刷所出版「波里斯斯基共產黨雜誌」。哥美設有鬥爭參謀部（見一九一八年德軍佔領白俄羅斯一書），一九一八年五月為領導與擴充游擊隊乃成立地下革命委員會（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左傾社會革命黨），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冒險路線，迅速在白俄羅斯、烏克蘭對德軍採取暴動，一九一八年八月改組地下革命委員會，排除無政府主義者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委員，選舉波爾什維克派及其同情者為委員。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俄共中央在莫斯科召開會議，由雅·米·斯維特洛夫主持，決定成立白俄羅斯局；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九至二十四日在莫斯科召開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芬蘭等共黨第一次代表會議，討論對德軍鬥爭問題。一九一八年十月白俄羅斯幾個重要城市均為俄共游擊隊所控制，德軍又受德國國內十一月革命（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德海軍暴動，十一月九日柏林被佔）之影響，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乃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對德宣佈廢除布列斯特和約（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簽訂），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紅軍收復明斯克。

從以上俄共一九一八年在白俄羅斯四大城市中發展地下黨組織，以及游擊隊工作，可看出俄共對敵鬥爭所用之手段：①一九一八年五月一日俄共發動對德軍遊行示威，曾被德軍逮捕四一名，受德軍軍事法庭審判，一九一八年七月十七日再發動哥美鐵路工人罷工、七二名被德軍逮捕（見白俄羅斯黨史文件），可見俄共以示威、罷工、暴動、流血，作為擴大武裝鬥爭一種手段。②在德軍士兵中進行地下工作、引誘德軍加入游擊隊，由婦女擔任聯絡工作，可看出俄共不擇手段。③當一九一八年五月為擴大游擊隊勢力而成立地

俄共戰時黨的動員工作

下革命委員會時，利用無政府主義者及左傾社會革命黨人參加，嗣後波爾什維克派又將彼等排除，可見俄共過去利用友黨之鬥爭手法。

（二）德蘇戰爭時期黨的組織

①防禦烏克蘭首都基輔黨的組織工作：據一九六三年「俄共黨史問題」月刊第十二卷第四二頁至六二頁「防禦烏克蘭基輔時期黨的組織工作」一文報導，一九四一年二月至九月德軍進攻，基輔危急時期，俄共的組織工作如下：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蘇俄人民委員會及聯共中央決議，由烏克蘭黨中央第一書記黑魯曉夫命令基輔市黨部直接領導並且有效配合軍事工作，六月二十四日基輔市黨部常務局召開會議，烏克蘭黨中央書記米·阿·布爾米斯琴柯出席指導決議：①任命市黨部書記托·維·夏姆雷拉會同烏克蘭黨中央書記布爾米斯琴柯執行黨的國防措施；②任命市黨部書記克·卜·伊維金（主管人事）負責動員與選拔黨團員中之政工人員，③任命市黨部書記卡拉瓦伊負責迅速促軍事方面向鐵路及水路推進，④任命市黨部書記克·弗·莫斯科爾茲負責建設防禦工事動員與建築工作。

當時聯共動員工作，首先着重前線軍事，其次黨政各部門，選拔為前線工作之黨幹，並調配婦女接替蘇維埃及經濟機關之工作。戰爭一開始，基輔人民參加紅軍者有二十萬人（其中有三萬黨員，一萬六千三百三十三名是基輔市黨部組織中之共產黨員）。為執行聯共中央之決議，於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基輔市黨部派一七五名政工人員，及一三〇〇名黨團員担任前線軍中黨組織工作，並動員作家、教授及教師二〇、八六〇名担任宣傳工作。烏克蘭省共青團在戰爭開始第一個月內，團員參加前線志願軍者有一萬六千名。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基輔市黨部成立六十二個殲滅隊，計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二名（其中基輔市派出九個隊合計二千一百三十人），全部為黨團員所組成。

一九四二年烏克蘭參加游擊隊之黨員共計一四、八七五名，團員參加游擊隊者二萬六千名。

由莫斯科、列寧格勒派到基輔前線共有十九個人民自衛隊，計二萬九千四百人（由團員成立的人民自衛隊一千三百五十名），總計人民自衛隊及殲滅敵人隊合計九萬人。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晨在烏克蘭黨中央書記米·阿·布爾米斯琴柯及市黨部書記莫斯科爾茲等領導之下，召開軍事專家及基輔市各區黨部書記等商討建設基輔市防禦工事，開始動員五十萬人，迄七月二日動員到一百六十萬人。

①列寧格勒戰事危急時期黨的組織：一九四四年「俄共黨史問題」雜誌第一卷第二四頁至三一頁「俄共爲一九四四年在列寧格勒擊潰德軍的組織者」一文說明當時如何加強黨的組織工作：

①俄共任命列寧格勒黨的組織者領導列寧格勒會戰：俄共當時任命聯共中央書記兼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阿·阿·日丹諾夫，及列寧格勒市黨部第一書記阿·阿·庫茲涅佐夫等担任列寧格勒前線軍事委員會委員、列寧格勒之役俄軍死守九十日，得力於日丹諾夫對黨的組織工作之成就。

②任命有經濟才幹之米高揚現年六十九歲，當時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現任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及阿·恩·柯西金當時担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現任蘇俄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等爲支援列寧格勒戰區之重要後勤人員。

③任命有作戰經驗之指揮官：當時担任列寧格勒戰線集團軍司令擊潰德軍者爲里·阿·哥伏洛夫大將（一八九七年——一九五五年，一九四二年，曾率領紅軍佔領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一九四四年升爲蘇聯元帥，俄共第十九屆大會升爲候補中委），指揮伏爾霍夫斯克（位於列寧格勒省伏爾霍夫市）及卡累爾方面之指揮官爲克·阿·梅立芝柯夫（Merskov G.A. 一九一七年生——現年六十七歲，一九四四年升蘇聯元帥，現任國防部總監察官），指揮列寧格勒戰役爲米·米·波波夫（M.M. Popov 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二〇年入黨，佛龍芝軍事學院畢業，曾任南烏拉爾及波羅的海第二方面軍司令）；波羅的海艦隊司令爲維·佛·托里布茲海軍上將。

④加強列寧格勒戰線黨的組織工作：一九四三年十月列寧格勒吸收三四七零新黨員，十一月吸收三九八二名新黨員，十二月吸收

四二五一名新黨員，從十月至十二月由候補黨員升爲正式黨員者共計一二二四三名，黨員參加列寧格勒戰線者共一四八一六四名，共青團員一零一三八〇名，當時總政治部主任兼前線軍事委員達·伊·霍洛斯特夫中將，爲加強軍中黨組織。決定每班士兵中必須至少佈置一個共產黨員，每連士兵佈置十五至三十個黨團員，特別是偵查隊中之黨員必須佔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見蘇俄國防部記錄）

⑤黨組織領導游擊隊：一九四四年列寧格勒戰事開始，即動員十萬人組成十三隊游擊隊，其中有三六〇〇名爲共產黨員，專在德軍後方實行破壞鐵路、橋樑、公路等行動。

⑥黨組織協助前線軍中政治工作：列寧格勒黨組織會協助軍中政治部出版一四四七九五六〇冊政治宣傳書籍、四四二五八六〇〇宣傳小冊，市黨部會聘請二十名專家在前線政治部專作時事問題講演。

⑦德軍進攻莫斯科時黨的組織工作：一九四一年九月三十日德軍約有八十個師向莫斯科進攻，當時莫斯科省市黨部發動十萬黨員及二十六萬團員參加紅軍。十月十三日莫斯科黨組織召開積極份子會議，號召黨團員保衛首都，動員十二萬民兵上前線，其中有半數均屬黨團員，并發動五十萬婦女及青年修建防禦工事，成立四種配合軍事之組織：①地方防空隊：由二十四萬莫斯科人志願組成「地方防空隊」，以保衛企業、機關及住宅之防空。②支援前方工作隊：由團員及青年組成，保證完成軍事訂貨。③游擊隊：莫斯科黨組織成立幾百支游擊隊，在德軍後方活動，經常襲擊德軍後勤機關及輜重隊，破壞鐵路公路、燒燬倉庫、割斷電線，搜集紅軍所需要之情報，并襲擊小股德軍。

乙 黨的領導人及重要黨幹參加前線

軍事工作

一九六三年「俄共黨史問題」雜誌二月號登載現任蘇俄陸海軍

總政治部主任阿·阿·葉比雪夫(A.A. Epishov)著「俄共領導武裝的作用日益增長」一文，說明在德蘇戰爭時期黨領導軍事工作由三部份人組成：

(一)黨的領導人參加領導軍事工作：下列十名黨的領導人爲德蘇戰爭時期領導軍事之領袖：①伏羅希洛夫元帥(現年八三歲，德蘇戰爭時任國防委員會委員，現任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②阿·阿·日丹諾夫(一八九六年生——一九四八年被暗殺，從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四年主持列寧格勒黨的組織工作，聯共第十八次大會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德蘇戰爭時任列寧格勒前線軍事委員會委員，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被選爲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③達·查·曼努伊爾斯基(一八八三年——一九五九，一九〇三年入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三年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烏克蘭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外交部長，聯共第十一屆候補中委第十二、十三屆中委)，④尼·基·黑魯曉夫(現年七十歲，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德蘇戰爭時曾任基輔、西南方面、史達林格勒、及烏克蘭戰線第一軍等軍事委員會委員(中將銜)，烏克蘭游擊運動組織者，現任俄共中央第一書記，蘇俄部長會議主席)，⑤阿·費·謝爾巴柯夫(一九〇一年——一九四五年，斯維爾達洛夫大學及紅色教授學院黨系畢業，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曾任莫斯科省市黨部第一書記，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聯共中央書記，中將銜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國防人民委員會副部長)，⑥米·伊·卡列寧(一八七五年——一九四六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任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常赴前線視察并經常到後方工業企業中鼓勵工人)，⑦尼·阿·伏茲尼盛斯基(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五〇年被馬倫科夫貝利亞謀死，一九二一年入斯維爾達洛夫大學，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在紅色教授經濟學院畢業，一九三八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德蘇戰爭時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一九四三年任蘇俄人民委員會委員(主管恢復德軍佔領區經建，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⑧米高揚，⑨阿·阿·安德里耶夫，德蘇戰爭時任聯共中央書記，⑩恩·米·什維爾尼克(一八八八年生，德蘇戰爭時任全俄職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負責經建及支援紅軍

之給養，現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

(二)重要黨幹參加前線軍事工作：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書記，邊區及省黨部第一書記等在德蘇戰爭時期在前線任軍事委員起重大作用者如里·伊·布列日涅夫(E.I. Brejnev)一九〇六年生，德蘇戰爭時曾任前線政治部正副主任、軍事委員、現任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恩·格·依格納托夫(一九〇一年生，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八年任奧爾洛夫省黨部第一書記，德蘇戰爭時期對前線軍事有貢獻)，揚·愛·卡恩倍爾辛(一八九三年生，德蘇戰爭時期曾爲拉脫維亞步兵師組織者，曾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拉脫維亞黨中央第一書記多年)，阿·阿·庫茲涅佐夫(一九〇五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任波羅的海戰艦軍事委員、領導列寧格勒戰區擊潰德軍之組織者、列寧格勒軍事委員，由上校升爲中將，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任列寧格勒省黨部第一書記，聯共中央書記、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瓦·巴·姆沙瓦那澤(V.P. Mjavanaze)一九〇二年生，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任列寧格勒軍政研究院畢業，德蘇戰爭時曾任團長、師長、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及列寧格勒等戰區中將軍事委員，一九五三年被選爲格魯吉亞黨中央第一書記，一九五七年升爲俄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米·安·蘇斯洛夫(一九〇二年生，德蘇戰爭時任外高加索戰線軍事委員，邊區游擊隊總隊長，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六年任聯共中央立陶宛局主席，現任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及書記處書記)。

(三)選按黨內優秀軍事幹部任重要軍事工作：①斯·斯·別留佐夫，現年六十歲，一九二六年入黨，德蘇戰爭時任師長、軍參謀長、烏克蘭第四、第三方面軍參謀長、俄駐保軍事長官等職、現任參謀總長、國防部副部長。②費·米·布瓊尼，現年八十一歲，一九一九年入黨，德蘇戰爭時任軍事指揮官，現任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③阿·米·瓦希列夫斯基，現年六九歲，德蘇戰爭時任紅軍副參謀總長，國防人民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等職。④里·阿·哥伏伏洛夫(見上)。⑤伏洛希洛夫(見上)⑥安·安·格列奇柯元帥，現年六十一歲，德蘇戰爭時任騎兵師長，不久升爲軍長，參加高加索戰役，收復烏克蘭，佔領波蘭、捷克，一九二八年入

黨，現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華沙公約部隊總司令。⑦阿·伊·葉立緬柯，現年七十二歲，一九一八年入黨，德蘇戰爭時期擔任史達林格勒、波羅的海第二方面，烏克蘭第四方面軍軍長，收復克里米亞及波羅的海沿岸，佔領捷克。⑧格·克·朱可夫，現年六十八歲，一九一九年入黨，德蘇戰爭時期擔任參謀總長，及國防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最高副總司令。⑨伊·斯·柯尼夫元帥，現年六十七歲，一九一八年入黨，德蘇戰爭時期曾任烏克蘭第一、第二戰線及卡列寧戰線總指揮官、德國、捷克佔領軍司令、現任國防部總監察官。

⑩羅·雅·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現年六十六歲，一九二六年入黨，德蘇戰爭時期曾任兵團司令，烏克蘭第二、第三方面軍司令，收復頓巴斯，及德尼泊爾河西岸的烏克蘭，佔領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現任國防部長。⑪克·阿·梅立芝柯夫(見上)。⑫克·塞·莫斯科林柯(K.S. Moskalenko)，現年六十一歲，一九二六年入黨，德蘇戰爭時期任西南戰線機械化部隊司令、步兵及騎兵軍團長、副軍長、史達林及伏洛涅茲、烏克蘭第一、第四軍軍長，一九五三年起任莫斯科軍區司令，一九五三年參加審訊貝利亞案、現任國防部總監察官。⑬克·克·羅柯索夫斯基元帥(C.C. Rokossovskiy)，一九九六年生，一九一九年入黨，德蘇戰爭時期曾任軍長，頓斯克，中央地區，白俄羅斯第一、二方面戰線總司令，指揮史達林格勒、庫爾斯克、柏林等役大會戰，曾任波蘭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一九五六年任蘇俄國防部副部長、現任蘇俄國防部總監察官。⑭瓦·達·梭柯洛夫斯基元帥(V.D. Sokolovskiy)一九九七年生，一九三一年入黨，德蘇戰爭時期任西線總參謀長，一九四三年任烏克蘭第一方面戰線總參謀長，一九四五年任白俄羅斯第一軍副總司令，索摩梭斯克之役擊潰德軍，一九五五年任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陸海軍參謀總長，現任國防部總監察官。⑮斯·克·提摩辛柯元帥(S.K. Timoshenko)，一九九五年生，一九一九年入黨，德蘇戰爭時期在西南線及史達林格勒之役任總司令，戰後任南烏拉爾及白俄羅斯軍區司令，現任國防部總監察官。⑯費·伊·托爾布辛元帥，一九九四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三八年入黨，德蘇戰爭時任史達林格勒及烏克蘭第三第四方面軍司令，收復克

里米亞，烏克蘭及莫爾達維亞等戰區，戰後任外高加索軍區司令。⑰瓦·伊·崔可夫元帥，一九〇〇年生，一九一九年入黨，參加史達林格勒之役，收復頓巴斯及烏克蘭尼高波爾斯等戰區，一九四四年夏佔領波蘭東部，一九四五年佔領柏林，戰後任基輔軍區司令等職。⑱包·米·夏波希尼可夫元帥，一八八二年——一九四五年，一九三〇年入黨，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德蘇戰爭初期再度出任參謀總長，因健康不良，自一九四三年轉任伏羅希洛夫高級軍事研究院院長。⑳恩·弗·瓦都京。㉑伊·恩·伏洛諾夫。㉒弗·斯·阿克托貝爾斯克。㉓伊·葉·別托洛夫。㉔李巴爾柯，㉕伊·達·契爾尼雅霍夫斯克。

丙 特點與弱點

(一)德蘇戰爭時期，聯共一三九名中委及候補中委中有六十名奉命參加前線陸海軍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政治部主任等軍事工作。各加盟共和國黨中央書記，邊區及省黨部書記中有一二〇名奉命參加軍事工作。在戰爭開始第一個月，莫斯科二十三萬六千黨員一律受六個月軍事訓練，有九萬一千名赴前線參戰，諾伏西比爾斯克省五萬八千名黨員，有一萬九千名赴前線參戰，有些城市及省份遭受敵人侵襲時，幾乎所有共產黨員全體出動戰鬥，如奧德賽百分之九十黨員參戰，列寧格勒百分之七十黨員參戰。黨員中在戰爭一開始就有九十萬參加紅軍，在戰爭開始到一年半已動員二百萬名黨員參加戰爭。(據蘇俄歷史百科全書第三卷八三五頁，在一九四一年有一〇、三八七、八五二名黨員，迄一九四四年減到六、〇五八、一七七名黨員。在德蘇戰爭時期有一百七十萬共青團員及青年擔任射擊、殲滅坦克、迫擊砲射擊、機關槍射擊、自動衝鋒槍射擊等選手，有十一萬七千白刃戰、游泳、滑雪之選手。登陸部隊戰鬥員中有十分之九均從共青團員中選出，柏林會戰百分之九十是共青團員軍人。游擊隊中有百分之六十是由共青團員及青年組成。在戰爭開始二年，德軍被共青團員游擊隊擊斃者三十萬人、公路與鐵路之橋樑被共青團游擊隊破壞者三二六三座，一九四三年春統計共青團員

參加敵後地下工作者共有一七八〇個組織。此為俄共之特點。

(二)德蘇戰爭開始時，由於蘇俄人民痛恨史達林，痛恨特務統治，農民均拒絕加入游擊隊，因而俄共在德軍佔領區是用殘殺、特務控制、清算、欺騙等手段強迫俄人參加游擊隊。至於俄共動員共青團上前線，史達林會使用特務及鐵的紀律二種權力。

(三)今日蘇俄把持政權者，多數為當年德蘇戰爭時代有功績之黨政軍幹部，但從年齡看，彼等年齡較輕者均已超過六十歲以上，如現任參謀總長別留佐夫元帥，現年六十歲，國防部第一副部長格列奇柯元帥，現年六十一歲，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現年六十六歲，黑魯曉夫現年七十歲，米高揚現年六十九歲，尤其多數元帥之年歲均近七十、八十歲，年老落伍，且現代蘇俄青年，不信仰馬列主義，能否如已往德蘇戰爭時代青年之勇敢，此為黑魔政權困擾之問題。

(四)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真理報」登載一篇蘇俄科學院院士格·索洛金紀念伏茲涅盛斯基六十歲誕辰紀念文「列寧黨的傑出工作者」，指出由於伏氏三十六歲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三十八

坦干伊卡和桑吉巴合併的透視

張伯淵

坦、桑兩國如何使雙方合併協議，經得起考驗，從而能發生實際的作用，則尚待兩國進一步的努力。

一 爆炸性的東非局勢

非洲已成為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動亂地區之一，而東非又為該大陸目前最令人觸目的糾紛場所。繼衣索匹亞和索馬利亞、肯亞等邊界衝突後，接踵發生於今年一月間的桑吉巴政變，坦干伊卡、肯亞和烏干達的兵變，使全世界關心該大陸政治的人們，無不寄以深切的關懷。除桑吉巴政變一夜之間推翻了傳統的統治者——阿拉伯蘇丹，建立了赤色政權——人民共和國外；後者三國，由於英國的反應迅速，於接獲各該國政府的緊急呼籲，要求派兵前往維持秩序後

坦干伊卡和桑吉巴合併的透視

歲任俄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四十四歲任政治局委員，德蘇戰爭時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主持德軍佔領區經濟復元工作），一九四七年著有「德蘇戰爭時期蘇俄軍事經濟」一書，當時蘇俄經濟學界稱為傑出著作，遭史達林所嫉，於一九四九年被捕，一九五〇年為馬倫可夫、貝利亞所謀害。黑魯曉夫亦在俄共第二十二屆大會上「稱伏氏為蘇俄黨國傑出人才，在史魔個人崇拜時期被害」。一九四八年日丹諾夫亦被暗殺。此為俄共黨內傑出人才不易存在之弱點。

註一：阿·姆·編斯尼可夫（一八八六年——一九二五年，亞

美尼亞人，一九〇九年莫斯科大學法律系畢業，一九一九年被選為白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嗣任白俄羅斯中央局主席，一九二一年曾任亞美尼亞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二年曾任高加索蘇維埃聯邦主席及高加索邊區黨部第一書記，主編「東方曙光報」。

註二：崩得是一八九七年組成於俄國西方各省及立陶宛波蘭等地區之猶太社會民主聯合會。

，立即馳軍赴援，使兵變旋即戡平，亂事得以及時制止。但桑吉巴新政權，則以不及卅四萬的人口，面積只有我台灣三分之一（一千零四十四方哩）的彈丸島國，竟毫無忌憚地採取了下列幾項反西方措施：（一）解除該島極為需要的一百零八名英國文官，促其限期歸國；（二）下令撤除美國設於該島的「信使神」太空追蹤站（Mercury tracking Station）；（三）接受東德偽政權在該國建立於非洲的第一個大使館、東德的非洲問題專家佛立奇為駐該國的第一任大使；（四）報復英、美延不承認，下令驅逐兩國外交人員（英、美仍唾面自乾於二月廿三日與大英國協等六國同時予以承認

），此後并積極實行土地國有化，接受俄軍援。西方輿論即據此斷該島國業已成為國際共產黨伸向東非活動的根據地，「非洲的古巴」，也因此成為桑吉巴的代名詞。

二 坦干伊卡和桑吉巴的合併

四月廿三日，距桑吉巴赤色政權的建立不滿三個月，坦干伊卡總統奈利爾（Julius Nyerere）前往該島訪問，經過二小時的盤桓後，於離開前與桑吉巴總統卡魯姆（Sheikh Abid Karume）突發出一項驚人的聯合公報，宣佈「兩國合併」。廿七日，桑國軍事委員會廿六名委員飛抵坦國首都達萊撒蘭（Dar-Es-Salaam）參加合併協定換文典禮，并以二十八日為「坦干伊卡、桑吉巴」新共和國誕生紀念日。協定規定，合併後桑吉巴仍有獨立議會與行政機構。新共和國總統由奈利爾擔任，第一副總統為卡魯姆，第二副總統則為原坦國的副總統卡華華（Rashidi Kawawa）。新共和國內閣共二十二名閣員，桑國佔五席。深受各方注目的親中共領袖原桑國外長巴布（Sheik Abdul Rahman Mohamed Babu）則被任命為「計劃管理局」（Directorate of Planning）的三部長之一，直接聽命於總統。新國總統有權廢止或解除桑吉巴的現有法律，坦國負有對桑國的外交與國防責任，并具有緊急權力及控制桑國之經濟貿易、交通、運輸、民航、港口及大部份預算的權力。

坦干伊卡為東非第一大國，較桑國之面積大三倍（三六一、八〇〇方哩），人口也比桑國多三十餘倍（九五六〇〇〇〇人），距桑吉巴僅二十二哩，係該地區首先獨立的國家。總統奈利爾現年四十二歲，係國際知名的非洲種健政治家，畢業於英國愛登堡大學，主修經濟與歷史，得有博士學位。而桑吉巴於政變後，正積極採取反西方的親共政策。坦、桑兩國雖一衣帶水，然國情迥異，政策不同，其突然宣佈合併，自使世人一時無法理解其理由。

三 合併經過的透視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坦、桑兩國的宣佈合併，係當親中共的領袖巴布出國訪問的時會。巴布於三月初解除政變領導人地面部隊司令烏干達人奧基洛（John Okello）職務後，已為島上不爭的強人，彼之出國訪問，即係認為國內已經安定足以有恃無恐的表示。當合併消息傳出時，巴布正結束印尼訪問取道巴基斯坦歸國途中，儘管巴布對新聞記者詢問時表示并不反對合併的計劃，但合併宣佈於他的出國之際，自可想見并非其本人的所願。

東非大部份地區，多為英國的勢力範圍，原為英保護地的坦干伊卡、肯亞、烏干達及桑吉巴均於近年內已先後獨立，但英國仍擁有對該地區的優越地位，係一不爭的事實。除坦國總統出身於英國外，英國并獨佔坦國每年進出口百分之卅八；肯亞至今年度預算仍有賴於英國津貼的彌補；烏干達則仍為大英國協的成員；桑吉巴於政變前所用的文官亦多為英籍。自桑國倉卒之間，成立了赤色政權後，英對該地區的政治發展，已有所戒備。此所以坦干伊卡、肯亞、烏干達等三國連續兵變得以迅速救平的緣故。自兵變事件發生後，該地區的各國政府亦提高警覺性，瞭解到一臥榻之前不容他人鼾睡，對於瀕臨東非大陸的赤色政權——桑吉巴無不耿耿於懷，為設法阻止共產黨毒素的蔓延，一月底坦國總統即分東東非洲三十六位獨立國家及地區的元首，於一月中至該國首都召開緊急會議，共同商討連續兵變的重大危機，并強調此係整個大陸的嚴重事件；一面則謝絕周匪恩來的訪問，并無限期延長其本人的前往大陸區區訪問。此次坦、桑得以合併，一般均認為係奈利爾個人的權警，及其巧妙政策運用的成功，不過亦由此事件同時透露出桑國內部政情的複雜。原來，桑吉巴的第一個獨立政府，係由阿拉伯的少數黨所統治。獨立僅一月，即為多數的「非洲黨」（Afro-Shirazi Party）所推翻，被認為桑吉巴政壇上溫和的民族主義者「非洲黨」的領袖卡魯姆出任總統；該黨秘書長亨嘉（Kassin Hanga）出任副總統；「非洲人民黨」（UMMA Party）領袖，親中共的巴布則出任外交部長。現年卅二歲的副總統亨嘉，實為該島的親俄領袖，曾受莫斯科教育，并娶俄女為妻，彼係剛從莫斯科與蘇俄領導份子會談後歸來者，對此次合併事出力至巨，而合併的決定，選擇於巴布短期

的離國之際，蛛絲馬跡，也可以看出該島親蘇俄與親中共力量衝突的一斑。在蘇俄與共匪正作理論上激烈鬥爭的現階段，桑吉巴實為共產國際開了一個爭取實際領導的新戰場。

四 合併的影響

(一)莫斯科方面也許瞭解到目前東非地區政情的傾向，并希望使桑吉巴的政權暫時返回民族主義的手中，而不願其冒險投入中共的懷抱；不過由於坦、桑合併背景的不單純，我們的推測是，其結果可能暫時減少共黨對東非的威脅，但也可能使共產國際有更多滲透的機會，審慎的倫敦觀察家即表示親蘇俄的力量代替親中共的巴布後，可能會鬆懈西方國家的警覺，并哄騙了坦國總統，從而使坦國也成為國際共產黨滲透的捷徑。何況坦國首都也早有「非洲日內瓦」及「自由之都」的稱號，非洲各地革命運動的流亡者，莫不視坦國為他們的保護地，自南非的好望角(Cape town)迤北延至該國的首都，已被目為「自由鐵路」的終點，坦國不僅予各地流亡革命份子以保護，并提供精神與物質的支助，由於國際共產黨，不論其為俄共或中共，他們亦化世界的目標，實際是一丘之貉；共產黨徒更是無孔不入的禍亂製造者。坦國今後真應該加倍提高其警覺，對於各地的「革命流亡」者，再不能隨便掉之以輕心。

(二)自坦、桑兩國合併的協定言，一般均認為這是奈利爾博士外交的勝利，也是桑國民族主義者的抬頭。目前坦國已有三百名警察駐紮於桑島，這對於以武力反對合併的舉動，可收鎮壓的效果。至於民族主義的抬頭，則早於一月間政變後，東非的共黨份子即預見桑國內部的不穩，他們認為：在政變的「革命委員會」中，大多數為「不結盟」(Non-aligned)的非洲民族主義份子，只有極少數是共黨，前途不容樂觀。此次合併之得力於「革命委員會」，說明他們的推測沒有錯誤，桑國政局在可預見的將來，趨向於穩健實較趨向於共產黨的可能性為大。

(三)東非地區對於坦、桑的合併，一般反應尚良好。該地區的肯亞、烏干達與坦干伊卡早已享有彼此經濟合作的好處。他們三國為東非共同服務組織(East African Common Service Organ-

坦干伊卡和桑吉巴合併的透視

ization)的成員，彼此有共同市場及相通的貨幣制度。目前桑吉巴的經濟正陷於惡化中，與坦國合併後，當可稍緩其惡化的情況。新國第一次議會於五月廿一日召開時，奈利爾總統即提出該國社會與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所需資金二億四千六百萬鎊，半數希望來自國外的投資。計劃的主要目標要在一九六八年時，每人平均年收入增一倍，即從現在的五十美元增至一百元；并使人民的壽命從目前的平均卅五歲提高到四十至五十歲。坦國本身也是一個貧困的國家，它的年度預算估計不過等於紐約一個城市在惡劣的冬季裏所花在清道的費用上。坦國政府領袖明白他們的當前任務是解決某些經濟問題，包括：貧困、無知及疾病等三大敵人。奈利爾表示坦、桑合併，實為整個東非的合併鋪路，這也是合併主要的目的。新國第一副總統卡魯姆也認為合併的目的在為兩國謀求進一步的發展與繁榮，并為剷除待遇不平而努力。東非經濟合作組織，早有進一步謀求政治結合成立「東非邦聯」(East African Federation)的擬議。由於局部的歧見已拖延經年，此次坦、桑合併，肯亞及烏干達均表示歡迎，這說明他們對於外國企圖插足該地區以達到其本身目的提出了警告；而對成立政治結合的「東非邦聯」，也發生了一次催生的作用。

(四)坦、桑合併使非洲獨立國家又減為卅二國，但桑國仍維持在聯合國的席次。此外，桑國的政治犯，以及新國法律管轄權的運用也必須作安排；至於桑國的駐外人員及駐於該國的外交使節，由於合併協定規定：新國外交由坦國負責，而坦國只與西德有邦交；則目前駐於桑吉巴的東德大使館，應有關閉的可能，但東德使館至今不僅未見有撤退的意向，而五月十九日，新國第一副總統卡魯姆還擅自在桑吉巴代表坦國與東德簽訂友好互助新約，并意圖代表新國予北越以承認；至於美國現駐桑島外交官之出處也未作決定，美國務院雖表示：「新共和國的成立，并不影響美國準備拆除駐於該島的『信使神』太空追蹤站的計劃。」不過目前美國也不會再作進一步的行動。基於上述各種問題的仍舊懸而未決。坦、桑兩國如何使雙方的協議，能够獲得滿意的解釋，并使雙方協定。發生實際的作用，實有待兩國更進一步的努力。

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

陳世昌

一 前言

自從十九世紀末期開始，國際局勢的緊張和猜忌，引起列強之間的同盟競爭。非孤立主義的國家，包括大多數強國在內，以同盟條約及有關公約為基礎，實行他們的合作外交政策，建立了他們的集體防衛關係。迨一九一九年國際聯盟盟約初次建立集體安全制度，同盟條約依然紛紛出現於國際上。聯合國成立以來，各國之間的集體防衛條約，更屬一時風尚，且與聯合國的集體安全制度並駕於國際上。這似乎說明了二十世紀的政治家縱然抱有崇高理想，兩度建立起集體安全的制度，企求一般和平及普遍安全；但，事實證明國際現實環境距離政治家們的理想，尚屬遙遠，致使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的兩種制度並立共存於國際間達五十年之久。經過半個世紀以來，尤其自聯合國成立以來的實際體驗，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兩者之間，固然有其「協合一一致，互相補充」的一面，也有其「立場不同，彼此衝突」的一面。

二 觀念的混同

同盟政策，現在習稱之為集體防衛組織 (Collective Defense Arrangements)，它與聯合國憲章之下的集體安全制度 (Collective Security System) 的相同之點，就是其會員國 (或參加國) 都有協助其他會員國抵抗外來武力攻擊的義務。同時，遭受武力攻擊之國家亦必期待其他國家的拔刀相助，來增補它的防禦力量。雖則，兩者的行動動機與行動方式根本不同，但其互相補充彼此增援的性質，則屬一致。世界各國參加集體安全的動機，在謀寄國家安全於世界和平之中；同理，各國參加集體防衛組織之目的，也在於避免國家安全遭受到任何實際或潛伏的敵國的威脅。各國自量要

以足夠的軍事力量避免特別的外來威脅，力有未逮；或他們站在守望相助及共同防衛的觀點上，認為其平時軍事準備是一種超支糜費，因此各國基於國家安全之理由，參加集體防衛組織。

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儘管有其相同之點，但亦有其迥異之處。以聯合國憲章而論，前者所採取之行動係聯合國本身之行動，後者則為聯合國會員國的行動。因此，(一) 在前者，對於侵略行為是否存在，自始即由聯合國安理會予以判定；在後者，採取行動之情況是否發生，則由會員國自行決定——至少，在開始時係如此。(二) 安理會所採取之執行行動，係經憲章明定，為對抗破壞和平之侵略行為的正常應付辦法，而集體防衛基於憲章第五十一條，祇是一種臨時的權宜辦法，僅於「安理會採取必要辦法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前，始為憲章所容許。換言之，集體防衛權僅於集體安全機關採取行動以前，始得行使。

其次，兩者的最大異點就是，集體防衛組織的成立，係針對「特定敵人」(Specific Opponents) 的威脅，故其對抗的是特定的國家。集體安全則是直接對抗「任何地區的任何侵略國家」(Any Aggressor Anywhere)，包括同盟國及友邦在內。蓋依集體安全之立場而言，侵略國家破壞了國際社會的和平安全及法律秩序，就間接危及各國的和平與安全，因此各國基於「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必須援助被侵略國家，攔伐侵略國家，甚至支持敵國，敵視盟國，亦所不惜。

縱使兩者在本質上、程序上及立場上有這樣大的區別，但是今天至少在西方人民中已經產生一種傾向，他們習以為常地把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混為一談，而將兩者視為同一政策的相互補充及交替使用。產生這種和諧一致的錯誤觀念，有幾個重要因素：

第一、法律的基礎。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明白承認集體自衛

或簡稱為集體防衛——為會員國的自然權利。而國聯盟約因缺乏此項規定，曾引起很多國家的困擾，例如法國為保障國家安全而廣結同盟條約，許多國家曾指摘為違反國聯盟約之精神，法國則自辯是以國聯的集體安全為基礎。因此，後來在舊金山會議時候，法俄為共同防德，努力爭取以「集體自衛」的名義定下了憲章第五十一條，並獲得美國基於不同理由的贊助。終於使集體防衛的精神以法律條文納入集體安全的制度中。

第二、字義的相仿。由於把同盟或聯盟組織稱為「集體防禦組織」，而與「集體安全」同樣地使用「集體」兩字，因此常易使人混淆不清。尤其在美國，威爾遜總統及美國孤立主義者，對於同盟政策，諱莫如深，把同盟條約視為權力政治的惡劣工具，指同盟競爭為戰爭的主要原因。因此，美國政治家們為了迎合人民的心理傾向，不但以「集體防衛」的字眼代替了同盟條約，且常常把「集體安全」的字樣運用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東南亞公約組織等多邊區域組織上面，甚至而運用到中美及美韓等雙邊軍事條約上面，更使美國人民不知所別。

第三、巧合的一致。在西方人民的心目中，認為當軸心國家的專制政府最先發動侵略的時候，集體安全的原则被納入國際法的範疇中；其後，在最初三十年中，集體安全成爲一種活性問題（A Live issue），再度地指向德、義、日等不民主的國家；最後，當聯合國憲章下的集體安全首次「見之於行」的時候，侵略者也正好是集體的共產集團之內的北韓傀儡政權。因此，自從國聯成立一直到韓戰發生為止，這一段長期間，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自然而然地假定，在集體安全制度下，他們參加阻止或制裁「任何地區之任何侵略國家」，在實際上就是他們參加反對他們的永久敵國——非民主侵略國家。祇要這一偶然一致的事實繼續下去，則他們即不約而同地主張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在事實上是指向同一個敵人的，並且這兩個制度是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矛盾的。

三 和諧的破滅

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真有如西方人民所假定那樣和諧一致，

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

兩者真可以是兩位一體的互相補充嗎？答案應如上述，兩者祇是一種巧合的一致，而不是永久的一致。因為兩者有它們的根本歧異之處，故當巧合的奇蹟不重演時，矛盾立刻產生，衝突隨時可以發生。

若以法國而言，這種「和諧一致」的迷夢，早在一九三五年的義阿戰爭中即告破滅。在三十年代的侵略高潮中，義阿戰爭的發生，是適用國聯盟約集體安全條文的大好機會，也是民主國家發揚國聯生命光輝的唯一契機。但在此幾個月之前，法國為防備其世仇——德國——的再起，甫與義大利簽訂了同盟條約，共同防德。因此，在這一契機中，法國於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兩者之間，左右難顧，業已面臨抉擇的關頭。這時法國的可能行動不外二途：一是以開罪義大利為代價，強力支持國聯的集體安全行動；二是維持義大利在歐洲對法國的支持，讓義大利放心侵略。如果法國採取第一條路線，不但可開展國聯的威力，且可在將來的機會中以同一方式來制裁德國的侵略。如果法國採取第二條途徑，不但是一種愚笨行動，且嚴重地損壞了國聯的根基。但是，法國借口國聯早在滿洲事件時，威信已失，無力保障法國國家安全。因此，法國寧可拋棄前者而選擇後者。也許有人會這樣說，法國遭遇到這樣尷尬的境况，只能責怪自己，不能怨天尤人，因為法國甘冒天下大不韙，自動地與一個隨時可以發動侵略的非民主國家締結同盟，只好讓她自作自受。然而，這樣的論點，在今日而言，已不足為訓，蓋在今日國家林立的世局下，若將集體防衛條約侷限於少數的純粹民主國家，必是西方國家在戰略上的一大失敗。

聯合國成立後，民主國家為有效對抗蘇俄共產集團的擴張侵略，相繼締結同盟條約，除繼續參加聯合國之集體安全之外，業已建立起自由世界的集體防衛體系。西方人民對於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的一致和信心，深信不疑。尤其，自韓戰爆發後，國際間鼓起一種新的希望，希望聯合國之下的集體安全，在任何情勢下，均將指向蘇俄共產集團之內的非民主國家，亦即指向所有西方防衛組織同一對象的國家。六年之後，蘇聯士運河危機的發生，首次喚醒該項希望；又過四年，剛果危機，再度打擊該項希望；現在的賽國危機，三度摧毀了該項空想。在蘇聯士運河危機中，侵略者是歐洲民主台

柱的英、法及民主的以色列。英、法、以色列三國以武力攻擊埃及的行爲，各國領袖及國際法學家均一致地指稱爲侵略，並判定爲犯罪行爲。在剛果危機中，比利時借口保僑出兵剛果的行動，成爲聯合國採取行動的主要理由與對象。現在的賽國危機，衝突的雙方，希臘與土耳其都是自由陣營的國家。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中，侵略國及當事國都是民主國家或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內的國家。由是觀之，在集體安全之下，關於「任何地區之任何侵略國家」，指的可以是以自己的盟友，甚至是民主國家，已不證自明了。因此，對於同時參加集體安全及集體防衛之西方國家而言，只要遇到類似的場合，而需要他們在兩者之中選擇其一的時候，集體安全與集體自衛便引起正面的衝突，而不是互相補充。

四 三種衝突

義阿戰爭及蘇彝士運河危機等事件，證明了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的衝突事實。其實，兩者之間所可能發生的衝突，尚不止於此，上述事實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兩者可能發生的衝突，根據美國國際關係權威渥爾夫教授(Prof. Arnold Wolfers)的研究，共有三種可能的衝突，足使同時參加兩者的各國，進退維谷。

第一、聯合國(或國聯)要求各會員國參加集體安全行動，以對抗在防衛組織之內的自己盟友。在國聯及聯合國的歷史中，只有此項衝突實際發生過。徵之實際，在面臨抉擇關頭時，法國寧可不顧國聯的集體安全，而不願失去義大利的友誼及支持。美國則一反法國之作法，儘管集體安全足以損害到她的兩個最主要盟國，在蘇彝士運河危機中，美國堅持集體安全原則。很幸運的，其結果對美國未構成災難。因爲在未有訴諸集體的軍事制裁行動之前，三個侵略國家例外地自動恢復戰前原狀(Status Quo Ante)。我們可以設想，若英法不自動讓步，則美國的窘境，將是不堪設想的。

第二、由於在聯合國之內，與自己的國家敵人共同採取集體安全行動對抗第三國，所發生的衝突。在聯合國歷史上所組成的幾次和平部隊均未邀請大國參加，因而避免了美蘇之間的此項衝突。事實上，此項衝突也可能在其他國家中發生。例如，假如聯合國判定

希臘侵略土耳其，並建議各會員國採取懲罰行動，保加利亞就可以會員國之資格參加對抗希臘的「警察行動」(Police Action)。在集體行動的當中，保加利亞就可能進軍色雷斯(Thrace——位於愛琴海北部，分屬希、土兩國)，因此樹立東地中海廣大地區的東西權力均衡局面。若再作進一步之分析，當聯合國決定停止集體行動而要求各會員國恢復戰前原狀時，有誰能保證保加利亞肯自它垂涎已久的領土上撤軍呢？況且徵之史例，在戰爭結束時期的軍事情勢將會深深地影響後來對於領土解決的安排條款。因此，在這一假定情形之下，採取集體安全行動之結果，勢將有利於保加利亞而傷害到西方國家的權益。

第三、就是在許多國家譴責某一國家爲侵略國時，基於集體防衛的理由援助該受譴責國家，所發生的衝突。無疑地，這是對集體防衛行動的當頭棒喝。在實際上，少數美國政治家們早已憂心忡忡，深怕美國只能透過加強聯合國集體安全行動或推廣「警察行動」對抗侵略，來防衛美國的國家安全。而且，曾經一度堅強擁護集體安全的英國，自從一九五六年的蘇彝士運河危機發生後，亦已親身體驗到，在某種情勢下，一種加強集體安全的政策，可能就是一個引火自焚的政策。

基上所述，可知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之間，可能發生很多衝突，因此使各國面臨各種程度的困擾，遭遇到各種尷尬的窘境。但我們又不能據以武斷各國最好放棄其一，專心致力於另外一個；或最好兩者一起放棄，免去一切衝突的困擾。因爲許多國家如果失去了外援就沒有防衛自己的足夠力量，因此他們萬萬不能脫離集體防衛組織。同時，許多國家也可能察覺到，他們若爲避免雙料保證政策下所可能發生的衝突，因噎廢食，而退出集體安全制度，則他們將來可能遭遇到更爲嚴重的無可彌補的損失，因此又不敢作此之圖，而只好聽其自然地讓目前現狀，繼續發展下去。

五 美國的雙軌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際政治，不論是在集體安全方面或是在集體防衛方面，美國在事實上都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居於最主要

的地位。美國以其超強的地位，示範列國，在聯合國之內策動集體安全的行動。另一方面，美國又以其龐大的軍力，為首羣龍，領導自由世界，支持最廣泛最複雜的集體防衛組織。這是美國傳統外交上的一大變革，也是戰後國際政治的關鍵所在。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在望的時候，羅斯福總統決定美國必須打破過去的孤立傳統，參加聯合國，積極參與國際政治，曾獲得廣大的民衆支持，這是美國外交上第一次的大改革。但是，當時美國政府及人民都沒有意向參加同盟制度或今日所謂的「集體防衛組織」。孤立只為「集體安全」鋪路。任何附和舊日同盟的論調，在當時很少受到歡迎。當時，美國國內會有許多建議，主張聯合國的集體安全制度應當成為戰勝國為遏阻舊日軸心國家而成立的「繼續性同盟」(Continuing alliance)，或主張應當成為一種為管制中小國挑釁而成立的「大國間同盟」(an alliance of the great Powers)。儘管憲章上有否決權的規定，使集體安全行動不得對抗大國或其爪牙國家而實施，但一般美國人民依然相信他們的國家已經參加了一種企圖防阻或兵抗「任何地區的任何侵略國家」的集體安全制度。甚至，美國與法、蘇，聚首一堂，在舊金山開會，在法蘇的要求下，憲章特別第五十一條，明文容許集體防衛，在當時美國也不被認為是參加了傳統的軍事同盟。

迨後來美蘇權力鬥爭趨於明朗化的時候，美國參議院於一九四八年通過一項有名的「范登堡決議案」(Vandenberg Resolution)，表示支持美國政府參加締訂各種集體防衛條約之意見以後，美國在世界各地領導建立抵抗侵略的集體防衛體系，就成為美國外交上的第二次大改變。現在的侵略者，已不再是抽象的「任何地區的任何侵略國家」，而正是汨濫於鐵幕之外的具體的潛在侵略國家。這使美國及其盟友必須集中力量，全力以赴。自那時起，美國人厭棄同盟的舊觀念，已被摒除。美國的外交，開始走進一條雙軌的路線：一方面參加聯合國的集體安全制度，另一方面又參加許多不屬於聯合國權威的集體防衛組織。美國外交上這種雙軌政策 (the two-track policy) 使美國遭遇到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所不可避免的衝突情形。尤其，在事實上美國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熱心支持集體安

全及集體防衛，故兩者之間衝突的不利結果，最易於臨到美國頭上。不論雙軌政策下的困難，如何嚴重。無可懷疑地，美國在聯合國憲章下參加的集體安全與在結盟制度下參加的集體防衛，兩者間的直接衝突，業已成爲事實。首先，在蘇彝士運河危機中，假使英、法——或甚至只有以色列——堅持他們的軍事行動，或假使美國不能阻止聯合國為對抗侵略而投票建議強制執行辦法時，則美國處境之困難，可想而知。美國雖然支持了集體安全行動，但美國的作法，已經避免了蘇俄干涉的威脅。至少在當地也防止了阿拉伯各國投向蘇俄陣營。

其次，在雙軌政策之下的第二種衝突——即美國與其敵國共同參加聯合國的警察行動——也可能造成美國安全的嚴重威脅。由於美國決定支持聯合國的警察行動，集體安全的存在，正為蘇俄在境外的軍事行動，大開方便之門。如果英、法及以色列在一九五六年沒有及時依從聯大的建議，勢不能阻止蘇俄帶頭採取軍事制裁行動，也無法阻止蘇俄僱稱「國際警察部隊」的名義，出兵境外。聯合國憲章關於集體安全之規定，將使蘇俄之軍事行動取得法律根據，可能進而完全樹立世界均勢局面。因此，我們不得不指出，美國為直接對抗某一敵國而與盟國成立集體防衛組織，但在一個集體安全制度之內，則可能由該一敵國實施軍事制裁來對抗在集體防衛組織之內的必要盟國。這是當前美國外交的一項嚴重困擾。

最後，美國也無法防止第三種衝突的可能：即其他國家以集體安全的名義，反對美國的集體防衛行動。一九五八年中東危機發生，黎巴嫩的赤化，危在旦夕，美國迫不得已應黎巴嫩政府之請，派陸戰隊登陸黎巴嫩。艾森豪總統聲明：美軍入黎係應黎國總統之請，旨在依據聯合國憲章集體防衛之精神，助其維護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並保護美僑生命財產之安全。蘇俄叫囂美國出兵黎巴嫩之行動，不但干涉黎國內政，且違反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美國基於集體防衛，出兵黎巴嫩的行動，遭到蘇俄以集體安全之名義的反對。於是，美國政府重申並擴大解釋艾森豪主義，謂其不僅適用於共產勢力公開侵略之各接受國，同時亦適用於遭受其他外力直接或間接侵略之接受國。尤其，有如美國在黎巴嫩之行動一樣，如果在

一個遭受威脅國家之政府被推翻以前，美國為該項目的而及時以軍事援助該國，美國將不構成侵略，也不構成發動國際敵對行為。但是，我們設想，倘使美國軍隊派出時，當地政府同時被推翻，因此使美軍及新政府形成敵對狀態，即使美國未受正式譴責為侵略者，在今日世界普遍指摘侵略的傾向中，勢將大大貶損美國成為集體安全擁護國家的主要地位。

六 美國騎虎難下

戰後的美國外交，為順應時代的趨向，適合局勢的要求，產生了雙軌路線的外交政策。多年來，雙軌政策之下的美國外交，業已飽嘗衝突的事實，吃盡各樣的苦味。這是雙軌政策自然演化的應有結果。美國不能避免這些衝突的發生，除非美國改弦更張，澈底改變她的外交政策。但依目前情勢而言，美國既不利於退出聯合國，亦萬萬不能放棄集體防衛組織。美國的騎虎難下，是可想而知的。

由於聯合國之內大國的否決權，使集體安全無法對蘇俄實施。集體安全在阻止蘇俄附庸國家侵略上言，對美國及其盟國尚有可能加以運用，但若想依它來制裁蘇俄本身之侵略，則簡直是癡人說夢。甚至，在前一種情形之下，自從韓戰以來的許多事例，證明蘇俄也習以為常的阻止聯合國對共產集團國家採取行動。集體安全不能收到預期效果，使美國領導建立的集體防衛體系成為自由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兩大柱石之一，另一柱石就是美國龐大的國家軍力。美國勢不能捨本逐末，放棄集體防衛組織。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考慮到美國在今日世界中的首要地位，則集體防衛至上的觀念就很難受到支持。若以制衡蘇俄集團力量的工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最低限度和必需目標，也是難以令人心服的。由於美國在今日世界中的崇高地位及其一向擁護集體安全的高度熱忱，增進集體安全的觀念，業已產生一種心理情勢（a Psychological Situation），使美國不能改變她對此一觀念的擁護態度。這並不是因為集體安全在實際上有所成就，而是因為美國內外千千萬萬的人們相信，只是假以時日，集體安全終有達到之一日。因此就產生這樣一種象徵性的希望，即國際關係有一天是會達到法治狀態

的，且國際社會發展的結果，將來也不會再有戰爭。因此，致力於集體安全制度並領導集體安全行動，已使美國名重一時，威蓋四海，成為美國一項珍貴資產，該項資產除非有不得已的極高代價，美國是不可能輕易放棄的。尚且，假使美國萬不得已退出集體安全制度，由於美國在整個非共產世界中成立如此眾多的集體防衛組織，不論如何小心翼翼地向各國人民解釋，美國也無法獲得各國人民之諒解，它將被解釋為一種美國侵略或帝國主義者的行動。果真如此，則將遺餽給蘇俄一項宣傳的好資料，美國勢將失去許多中立友國的支持，引起更多國家的敵視。終之，美國也就自壞長城，毀滅了人類對於和平與法治的崇高希望。

七 結語

集體安全制度及集體防衛組織的並立並行，和諧衝突，互見互生，是二十世紀國際政治的最大特色。尤其，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兩者並駕齊驅於國際上，交織而成戰後複雜蕪端的國際關係。身為自由世界領導國家的美國，為對抗蘇俄共產的擴張侵略，負責推動並促成了此一局面。在該一局面下，美國腳踏兩端，證明了美國外交所面臨的嚴重困難。在這一困難之下，如果集體防衛政策遭遇到崩潰的厄運，將構成對美國最嚴重的災難，除了以最高代價，冒最大危險，恢復到孤立政策之外，別無選擇餘地。如果美國放棄集體安全而全心依賴於集體防衛組織，也是一種為規避雙軌政策下之困難而出的輕率舉動。美國的騎虎難下，使她不得不繼續維持其雙軌政策的困難道路。惟為減輕此一政策下的困難性，渥爾夫教授曾建議美國政府亟應改變或修正現行的政策趨向，即要美國收縮到幕後推動集體安全，而不宜在光天化日之下，強調「和平執行行動」與「警察行動」的觀念，尚不失為一個權宜之計。依當前情勢而觀，假使美國現在，一方面已以其空前強大的國家軍力，成功地支持一個安全可靠之集體防衛網狀組織；另一方面又強力支持聯合國在「非共世界」內的仲裁和解任務，並保持聯合國的集體安全為一種最後手段；則無可懷疑地，美國確已克盡其保護美國本身及盟國友國之安全利益的主要職責。

關於羅馬尼亞

尹慶耀

匪俄糾紛愈演愈烈，東歐附庸也乘機要求較多的自主性。羅馬尼亞在政治、外交乃至「革命」方式方面支持黑魯曉夫，在對匪、阿問題上則表現其獨自的立場；它是「經濟互助委員會」的一員，却不滿其「分工」的方式。因而對自己有利益時就積極參加，反之則消極抗拒。但若謂羅馬尼亞已步上反蘇的道路，則仍為時過早。

一般說來，蘇俄的附庸逐漸表現了離心或自主的傾向。當然，狄托的我行我素，史達林的死亡和阿爾巴尼亞的公然抗命，都在附庸中留下深刻的影響。但匪俄糾紛的愈演愈烈，更直接促成了上述的趨勢。

在東歐，波蘭、匈牙利等對於黑魯曉夫都不唯命是從，而羅馬尼亞最近更表現了一些特異的行動，引起了世人的注目。爲了瞭解蘇羅關係的現狀及其可能的發展，我們且從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各方面作一番簡括的分析。

羅馬尼亞位於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上。十四世紀時，在羅馬尼亞成立了摩爾達維亞和蒙坦尼亞兩個小公國。一五二六年以後臣屬於奧托曼帝國。十九世紀初期羅馬尼亞被分割的情形大致如下：(一)摩爾達維亞和窩雷啓亞隸屬於土耳其蘇丹。(二)德蘭斯瓦尼亞和布柯維納併於奧地利。(三)比薩拉比亞爲俄羅斯所據有。一八二九年英、法、俄強迫土耳其簽訂亞德里雅那堡條約，承認希臘獨立。此後摩爾達維亞和窩雷啓亞的羅馬尼亞人也乘機要求自治。當時羅馬尼亞的貴族都把子弟送往巴黎留學，一八四八年的法國大革命，更提高了羅人民族自決的願望，他們也於同年起而革

命，惟成就不大。一八六一年達、窩兩區域合併爲一國，以約翰庫薩爲親王，但直至一八七八年才獲得國際承認。庫薩親王意欲使羅馬尼亞成爲法國第二，多所興革，因操之過急，於一八六六年被廢黜，另請普魯士王一位親屬，荷漢索倫氏的查理親王統治羅馬尼亞達五十年之久，成爲最富強的巴爾幹國家。第一次大戰後，羅從奧匈帝國收回布柯維納、德蘭斯瓦尼亞、巴納特及爲俄國攫去的比薩拉比亞，成爲巴爾幹一大國。

一七一年當俄國的彼得大帝率軍攻擊土耳其時，摩爾達維亞和窩雷啓亞人是協助土耳其作戰，圍困了大彼得的。然而，俄國從未放棄其進出黑海的野心，不斷對此一地區發動侵略，比薩拉比亞也一再入俄掌握。俄法大戰拿破崙慘敗之後，俄皇亞歷山大一世於一八一四年三月底與普王威廉三世以勝利者的姿態，並駕入巴黎。五月三十日的第一次巴黎條約，九月間的維也納會議，俄國都是主要角色，它之攫有比薩拉比亞，也就獲得維也納會議的承認。可是俄國過激的侵略政策，釀成了一八五四年克里米亞戰爭，英、法、普、奧都參加對俄作戰，俄軍大敗於賽巴斯特波爾，亞歷山大一世抑鬱以卒。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後，積極提倡大斯拉夫主義。一八七七年春，藉口巴爾幹的斯拉夫族兄弟受土耳其人殘害，他以兄長的資格對土宣戰，賴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因亦受土壓迫)之助，得

以戰勝，但他却設計從羅馬尼亞東北部又把比薩拉比亞騙取到手。第一次大戰後，羅馬尼亞不僅從俄國和奧匈帝國收復了失土，而且當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由貝拉·昆領導的匈牙利共黨政權成立後，羅馬尼亞曾在當時協約國的諒解下，揮軍侵入匈境，并獲匈軍內部人士內應，於七月間突破匈國防禦進入布達佩斯。赤俄既無法越過維境予匈共以實際支援，貝拉·昆只好於八月一日出亡，匈牙利第一個赤色政權就此破滅。

此後，希特勒爲了垂涎羅馬尼亞豐富的石油寶藏，不斷對它施加壓力，它被迫於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兩度與德國締結條約。可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三日「德蘇協定」的祕密補充條款第三條中，比薩拉比亞在希特勒的諒解下已許給了史達林。一九四〇年六月廿六日蘇俄致羅馬尼亞的通牒中，莫洛托夫要求羅馬尼亞由「公正」着想，把比薩拉比亞「交還」給俄國，而且他又加了一項新要求，認爲北布柯維納在語言、政治及歷史各方面，都與比薩拉比亞不能分開，也應一併割讓。羅馬尼亞被迫忍痛應允，蘇俄遂於同年八月一日最高蘇維埃第七次會議上，爲容納比薩拉比亞特別成立了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并使北布柯維納加入烏克蘭共和國。就在這個八月間，保加利亞也強割了羅馬尼亞的多布魯加南部，而匈牙利也乘機伸手。同月在德國主持下爲解決羅、保、匈領土問題舉行維也納會議，結果羅馬尼亞的德蘭斯瓦尼亞的五分之二又割予匈牙利。同年十月德軍進駐維境，羅馬尼亞參加了德、義軸心，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二日德蘇戰爭爆發，羅馬尼亞參加對蘇作戰，奪回了比薩拉比亞。一九四四年俄軍入羅，羅共乘機於八月廿三日領導人民暴動，推翻了當時的政府，此後，羅國政潮就由蘇俄操縱。一九四七年二月五日聯合國廿一個會員國與義、匈、保、羅、芬簽訂和約，蘇俄重獲比薩拉比亞及北布柯維納，并向羅索取賠款三億美元。同時，羅又將南多布魯加割與保加利亞而自匈收回德蘭斯瓦尼亞。同年十二月卅日羅廢除君主制度，成立「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現羅馬尼亞面積三三七、五〇〇平方公里，東南臨黑海，海岸線長二四五公里。國境線全長三、一五二、九公里，處於蘇、匈、南、保之間，雖然周圍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在過去彼此之間頗多糾葛，尤以

匈、羅之間爲最。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十月革命失敗後，據傳蘇俄會誘捕匈前總理納吉，將其囚於羅馬尼亞監獄之中，或卽爲此。

根據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的統計，羅馬尼亞人口共一八、七五〇、〇〇〇人。其中拉丁系的羅馬尼亞人佔八五、七%，馬札兒（匈）人佔九、〇八%，其他德意志、保加利亞、捷克、猶太、塞爾維亞人佔五、二%。羅馬尼亞人的祖先是達基族，從公元前六世紀起就住居於羅馬尼亞的山地。公元一〇〇六年羅馬帝國征服達基族，直至二七一年才撤退出去。此後斯拉夫族、韃靼族等入境與達基——羅馬人雜居，數世紀之後形成了羅馬尼亞民族和語言。不過羅馬尼亞人自認爲是古羅馬的後裔，而其語言也確屬拉丁語系，與其他斯拉夫族的巴爾幹國家不同。在他們眼裏，對於直到三世紀時還常被日耳曼人當作奴隸出賣與羅馬人的斯拉夫族，不會存有多少敬意的意識裏，那是絕難實現的。

羅馬尼亞境內的匈牙利人信奉新教或天主教，德意志人信奉新教。其餘絕大多數人民信奉羅馬尼亞正教，一部分信奉希臘正教，二者幾爲十與一之比。附庸政權成立後，立即迫害宗教。惟近年來東歐各國信教人數正與日俱增，羅馬尼亞亦不例外。據日本每日新聞特派員渡邊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底的報導，希臘正教已統一於羅馬尼亞正教。又稱羅馬尼亞探政教分離政策，而其他東歐國家除波蘭外，對於教會則探監督政策或多所限制。對於共產國家的所謂政教分離，自然不能與自由世界作同一解釋，但羅馬尼亞正教與俄羅斯正教并不相同，而俄羅斯從暴君佛拉德米爾於十世紀奉希臘正教爲國教之時起，就是實行政教合一的。

二

在東歐附庸中，除了被黑魯曉夫一脚踢開的霍查以外，只有羅馬尼亞的喬治烏——德治和東德的烏布里希是自赤色政權成立以來就掌握實權，而沒有中途遭受挫折的領導者。但東德政權隨時在風雨飄搖之中，而羅馬尼亞却意外的相當穩定。

喬治烏——德治生於一九〇一年，十一歲即進工廠做工，曾在鐵路上任過電氣技師，很早就參加了工人運動。一九三三年在羅共領導下發動鐵路工人大罷工，被捕後判處十二年勞役，一九三四年他在獄中當選羅共中委，一九四四年才由共黨幫助他從獄中逃出，偌長的年月都在獄中渡過，因此他和第三國際沒有很深的直接淵源。

一九四四年德軍業已節節敗退，德治出獄後就參加了反納粹同時也反政府的統一戰線，同年八月廿三日在蘇俄紅軍勝利進軍的情形下，領導暴動，推翻了當時的安東尼斯庫政府。一九四五年羅共舉行全國會議，德治就當選為總書記。一九四七年底羅共附庸政權成立。一九四八年二月廿一至廿三日，在德治的領導下羅共與社會黨舉行聯合代表大會，併吞後者成立「羅馬尼亞工人黨」，是即今日之羅共，也是羅馬尼亞唯一的政黨。一九六一年五月的黨員數字為八六萬八、七五九人。

在東歐的幾次風暴中，德治都安然渡過了。一九四八年狄托與史達林反目，德治聞悉莫斯科將要斥責狄托，當即以電話告知南駐羅大使，表示反對此舉。惟該大使（依吉拉斯「會見史達林記」看來，此人應為高魯巴維克，他後來逃往蘇俄）馬上轉告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按其總部設在布加勒斯特）當局，德治深為恐懼，乃盡情攻擊狄托（一九四九年九月情報局會議時，他曾以「現在的南國共黨是受殺人犯與間諜的操縱」為題，發表演說）。他不僅保全了自己的地位，且利用機會把他的政敵前司法部長魯克萊蒂烏·巴突拉斯卡，加以「國家共產主義」、「狄托主義」罪名予以整肅。一九五二年黨內其他實力份子如一度享有與史達林直接通話權的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娜·鮑客，財政部長華西里·路加，特務頭子德奧哈里·喬治斯古都被整肅。同年六月前總理彼·葛羅查轉任大國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德治升任總理（部長會議主席）身兼黨政最高領袖，儼然為羅馬尼亞的史達林。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克里姆林宮上演集體領導鬧劇，曾於一九五四年左右通令各附庸將政府總理及黨的第一書記分由兩人担任，德治辭去第一書記專任部長會議主席。一九五五年黑魯曉夫藉俄共第一書記地位鞏固了他的黨政權

力，德治效顰辭部長會議主席再任黨的第一書記。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二十次大會發動反史運動，德治把史達林主義的罪名加在那些早在史達林時代就已被整肅的羅共首腦們身上。當時羅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約·基辛涅夫斯基（兼書記處書記）和米·康斯坦丁尼斯庫（兼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曾勸德治改變一下史達林式的統治方式，二人都於一九五七年六、七月間以「反黨活動」罪名被黜。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革命時，整個東歐都受到激盪，惟羅馬尼亞因與匈世仇關係，絲毫未受波及，因得黑魯曉夫賞識。一九五八年一月時大國民議會主席團主席彼·葛羅查身死，由楊·格·毛雷爾繼任，當時的部長會議主席為基伏·斯托依卡，德治仍為黨的第一書記。同年三月，蘇俄的部長會議主席布爾加寧辭職，由黑魯曉夫兼任，前述禁令當然失效。一九六一年三月廿一日羅大國民議會會議決定撤銷主席團，成立國務委員會，德治當選主席，重又身兼黨政二要職，毛雷爾則改任部長會議主席迄今。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第二十二次大會前夕，德治曾以羅共代表團長身份，在史達林墓前奉獻花圈，上題稱頌之詞。翌日黑魯曉夫就大肆攻擊史達林的罪行，其後并把史的屍體移出紅場。德治回國後也加以響應，更換了以史達林命名的街道、市鎮的名稱，移去了一些紀念塑像，并把已被整肅的基辛涅夫斯基和康斯坦丁尼斯庫等，再加以開除黨籍的處分。

德治之所以能成爲不倒翁，除了他本人望風轉舵的本領之外，羅共內部缺乏領導人材，新進黨員多爲投機之輩，也是他的政權安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他本人實在是個史達林主義者。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時他曾警告說：「我們不可以也永遠不會贊成可能危及無產階級專政的那種『自由主義化』」。

三

在經濟方面，羅馬尼亞的工農業生產也并不都能完成其預定計劃，但在東歐圈內它却是比較順調的，這可由左表獲得證明。

東歐各國工、農業生產指數表（各以前一年爲一〇〇）

蘇俄		羅馬尼亞		波蘭		匈牙利		東德		捷克		保加利亞	
工業	農業	工業	農業	工業	農業	工業	農業	工業	農業	工業	農業	工業	農業
一一·四	一〇〇·〇	一一〇·二	一一〇·一	一〇九·二	一〇五·四	一一〇·八	九五·一	一一〇·〇	一〇三·七	一一〇·九	九八·九	一一〇·三	一一〇·三
一一·一	一〇〇·〇	一一〇·二	一一〇·一	一〇九·二	一〇五·四	一一〇·八	九五·一	一一〇·〇	一〇三·七	一一〇·九	九八·九	一一〇·三	一一〇·三
一一〇·九	一〇〇·一	一一〇·九	一一〇·六	一一〇·九	一一〇·四	一一〇·九	一一〇·七	一一〇·九	一一〇·五	一一〇·八	一一〇·〇	一一〇·七	一一〇·二
一一〇·九	一〇〇·三	一一〇·九	一一〇·六	一一〇·九	一一〇·四	一一〇·九	一一〇·七	一一〇·九	一一〇·五	一一〇·八	一一〇·〇	一一〇·七	一一〇·二
一一〇·九	一〇〇·一	一一〇·九	一一〇·六	一一〇·九	一一〇·四	一一〇·九	一一〇·七	一一〇·九	一一〇·五	一一〇·八	一一〇·〇	一一〇·七	一一〇·二
一一〇·九	一〇〇·三	一一〇·九	一一〇·六	一一〇·九	一一〇·四	一一〇·九	一一〇·七	一一〇·九	一一〇·五	一一〇·八	一一〇·〇	一一〇·七	一一〇·二
一一〇·九	一〇〇·一	一一〇·九	一一〇·六	一一〇·九	一一〇·四	一一〇·九	一一〇·七	一一〇·九	一一〇·五	一一〇·八	一一〇·〇	一一〇·七	一一〇·二

資料來源：一九六四年日文「朝日年鑑」，關於一九六二年指數，原表有實績及當初估計兩項數字，僅錄其前者。該年度羅馬尼亞農業生產指數當初估計為一一〇·〇，實績缺。其他資料稱其實績似較一九六一年略高一些。

一九六三年東歐共產國家農業危機嚴重，自蘇俄以下連同一向農業成績較佳的波蘭在內，都紛紛向外購糧，獨羅馬尼亞却以四十萬噸小麥償還了蘇俄（一九五七年俄曾以賒售方式供應羅馬尼亞四十五萬噸小麥和六萬噸飼料穀物，以挽救其因旱災造成的糧荒，所謂償還或指此言）。按羅馬尼亞本是一個輸出農產的農業國，其農業情況較佳，除了土壤肥沃之外，還有幾項因素在。

在東歐各國中除波蘭外，羅馬尼亞農業集體化的速度是比較緩

慢的。前引渡邊特派員的報導稱，當時各國總「耕地」面積中集體化的比率為：波蘭一五%、捷克八七·四%、匈牙利八七·二%、羅馬尼亞五二·四%、保加利亞幾已完成。另根據一九六三年八月號「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雜誌的統計，一九六一年全部「農地」面積中社會主義成分所佔比率為：阿爾巴尼亞（一九六〇）八六%、保加利亞九八·二%、匈牙利九五·六%、波蘭一三·六%、羅馬尼亞八四·五%、蘇俄九九·九%、捷克八八·六%。羅馬尼亞的全面集體化運動原定一九六五年完成，後經提前於一九六二年實現。但緩進政策或許會帶給它較少的損害。

東歐各國農民的自留地面積各不相同，保加利亞為〇·二五公頃，其餘各國大多在半公頃左右。在全部農地中自留地所佔的比重，蘇俄為約四%、保八·六%、捷約八%、東德一二%、匈一〇%、羅六%。除蘇俄外以羅為最小。以自留地所飼養的私有家畜、家禽在全國總額中所佔比重言，一九六一年羅馬尼亞的情形為牛三六·九%、豬二〇·七%、家禽二二·六%。同年東德為牛四七%、豬四九%、羊四五%、家禽六三%、匈牙利一九六〇年情形為牛四一%、豬四三%、羊一〇%、家禽五五%。同年保加利亞為羊二八%、家禽五〇%，此外尚有若干馬及蜜蜂等在自留地內飼養。至於捷克農業地帶的斯洛伐克，一九六〇年牛乳及豬肉生產的三五·四〇%都產自自留地，家禽中七〇%係在自留地內飼養。如此看來，家畜家禽方面的私有率以羅為最小，也就是說其集體化程度最高，但如以一九五八年的情形言（如左表），則適得其反。

東歐各國家畜總頭數中私有額比重表（%）

蘇俄	保加利亞	捷克	東德	匈牙利	羅馬尼亞	牛		
						乳牛	豬	
三五	四三	一八	二七	三六	六一	五〇	二六	(俄為一九五九年末)
五〇	五七	二八	三五	四一	八四	二六		
四八	三四	三二	五二	五六	七三			

我們知道，集體化程度最高的捷克、東德、匈牙利，數年來畜產品最感缺乏，因而不得不放寬私有限制。羅馬尼亞集體化進度較緩，也許遭遇的抵抗力較小，仍可繼續縮小私有範圍，不過，一九六二年它也開始提高畜產品收購價格，以刺激農民的生產情緒了。

東歐各國加速集體化的另一結果，是青年紛紛脫離農村，農業人口驟減，農民年齡老化。捷克農民的平均年齡在一九五五年時為四〇歲，一九六二年左右為五〇歲，斯洛伐克為五五歲，每五個農民中有三人超過四五歲。匈牙利從一九四九至一九六〇年間，農業勞動者減少三三萬人，這些人大多數都是一九至二五歲的青年。因此某一集體農場的場員中，四〇歲以下的僅有一人，四〇至六〇歲者六〇人，六〇歲以上者八四人。據一九六〇年的統計，全國工業勞動者四〇歲以下者佔六五·七%，而農業勞動者同樣年齡者佔四二%；六〇歲以上的勞動者工業中佔四·二%，而農業中佔二〇·九%。東德的青壯年大量逃亡的結果，工農勞動者同樣老化。據西德雜誌報導，一九六一年八月柏林築牆的當時，東德經濟方面的在職者中三九·八%為五〇至六〇歲，集體農場場員中五六·七%都超過四〇歲。波蘭的三千萬人口中，一六至二〇歲的青年約一百萬，二一至二五歲的三四萬七千人居住農村中，成為農業的中堅份子。因為由政府津貼絕大部分，透過「農業集團」所購買的農業機械歸農民所有。政府并大量建築農村住宅、俱樂部、運動場，以使青年樂於留居農村。保加利亞集體化速度高而青年離開農村者亦衆，以致政府不得不規定服役期滿的青年軍人，須全部返還農村從事生產。捷共於一九五八年決議每年徵募四萬至四萬五千青年下鄉務農，但一九五九年應徵者二萬八、九八〇人，一九六〇年二萬七、四一一人。一九六一年將徵募數額目標降至三萬人，應募者僅及半數。一九六二年又把目標提高至四萬七千人，無奈應募者并不踴躍。在羅馬尼亞從一九三九至一九六〇年，農村人口約減少了四百萬，依照政府計劃，到一九六五年應再減少四〇至五〇萬人，使其轉向工業生產。因為集體化進度較緩，沒有形成青壯年脫離農村的嚴重問題，而政府也在講求防止青年離鄉的各種手段。

我們決沒有說集體化運動在羅馬尼亞會受農民的歡迎，事實上

羅馬尼亞仍異常貧困，不過因為推行速度與方式問題，使羅共檢到一些便宜，以致羅共發言人竟敢誇口說，它是唯一在集體化運動中未引起生產衰落的共產國家。

羅馬尼亞仍然可說是一種農業國，但它也像其他共產國家一樣竭力發展其工業，而且頗有進展。一九六二年九月羅馬尼亞派遣了一個在東歐說來是第一個規模龐大的貿易代表團到日本，據該團團長亦即羅對外貿易部部長格·勒杜列斯庫聲稱，羅馬尼亞已由農業國進而為工業國。依前引「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統計，一九五〇年羅總生產額中，工業佔六四·四%，農業佔三三·六%；一九六一年工業佔六八·六%，農業佔三一·四%。

勒杜列斯庫說羅發展工業的重點在化學工業。一九五九年全部工業生產中化學工業僅佔七%，到一九六五年預定將佔一一·五%。在六年計劃（一九六〇—一九六五）期間，全部工業生產成長率預計為一三%，但其中化學工業成長率為二二%。在化學工業中又特別致力於肥料工業，預計一九六五年產量將為一九五九年之十倍。其次則為纖維工業。根據共匪的歷次報導，從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羅化學工業平均成長率為二一·三%，一九六一年的生產比一九三八年增長了約一三倍（羅化學工業副部長迪亞康尼斯庫語）。一九六二年比六一年增長了二五%。而一九六三年預計又比六二年增長二六·五%，其中化肥將增加五二%，合成纖維增八〇%，塑膠增三八%，農藥增三二%，化工部門建築量增五〇%。一九六二年化肥產量六二萬噸，按全國耕地平均計算，每公頃施肥量六三公斤，而一九五〇年僅〇·三公斤。同年化工產品出口量比一九五九年增一七%。

勒杜列斯庫稱羅也極注意機械工業的發展，六年計劃的預定成長率為每年一九%。根據匪方報導資料，一九六〇年羅機械工業生產比一九三八年增長了九倍。本來羅之有機械工業還是最近十幾年的事，其成長率高原不足為奇。不過同一報導又稱，羅國內所需機械設備，戰前有九〇%以上依靠進口，而一九六〇年自給率已達八〇%。又六年計劃中機械製造業每年平均成長率為一四%，但頭兩年（一九六〇、六一）的平均成長率已達二六·一%。一九六三年六月下旬的報導則稱，機械自給率達七〇%以上，一九六二年機械

設備出口量較一九五九年增加一倍半，佔出口總額的二〇%以上。一九六三年生產已超過六年計劃中爲一九六四年所規定的水平。

勒杜列斯庫稱再次注意的是鋼鐵工業，現在每年產量二三〇萬噸，一九六五年預定產量三五〇萬噸，而戰後產量僅二〇萬噸。匪方資料則稱一九六二與一九四八年相比，生鐵產量增七倍多，鋼產量增加將近六倍。六年計劃頭三年（六〇、六一、六二）每年平均增長率爲二〇%。

關於電力生產，勒杜列斯庫稱每年成長率爲一八%，一九六五年總發電量目標爲一八〇億瓩。

石油生產爲羅馬尼亞工業中一個重要部門，勒杜列斯庫稱現每年產量一、二〇〇萬噸，一九六五年目標爲一、四〇〇萬噸。根據西方資料，過去十五年羅對石油、瓦斯產量的投資相當於全部產業投資總額的二五%以上，現正努力改良試掘、採油的技術及原油的精煉方法，增設近代化的煉油廠。因此石油及石油製品質量同時提高，澄清度由一九五五年的五四·四%提高至一九六二年的五八·六%，汽油的平均辛烷值由六〇提高至七〇，滑潤油粘度在九〇DD以上，汽油、輕油硫磺成份減少，化學安全度提高。六年計劃實施以來的三年間輕油及其他各種石油製品的輸出，已增加了五〇%。石油化學工業也急速發展，短期間內已能生產三千多種化學品。此外，羅馬尼亞的油礦設備已向阿根廷、印度、印尼、捷克、波蘭等十五個以上的國家輸出，并對印度、阿富汗、印尼、緬甸、保加利亞、迦納等實行技術援助。

勒杜列斯庫談話中沒有提到瓦斯生產，但沼氣瓦斯却是羅馬尼亞的一大資源。一九六五年預定探掘量爲一三三億立方公尺。羅馬尼亞輸送管一九三八年時爲一九〇公里，一九六一年已延長至三、五〇〇公里，一九六五年預計可延伸至四、〇〇〇公里。而且羅馬尼亞沼氣中不含硫磺成份，沼氣濃度在九九%以上，質地極優。在燃料構成中沼氣瓦斯所佔比重，一九五九年已達四〇%，較當時的美國尤高。而且，沼氣瓦斯也是製造阿摩尼亞（氨）、甲醇、乙炔等的經濟原料。

共產國家的統計數字，未必十分正確，即本文所列亦難免前後

略有出入。而且，即就官方資料而言，羅馬尼亞的經濟成長率也已在鈍化中。如前表所示，一九六二年工業成長爲一四·七%，較原定目標超出一·九%。但以全部經濟成長率言，一九六〇年八%，一九六一年一〇%，一九六二年計劃目標一三%，實績爲七%，較前兩年均低。不過，一九六三年東歐各國的成長率雖尚未具有具體數字，但據傳仍以羅馬尼亞爲最高。一九六四年一月廿六日毛雷爾在國民議會報告稱：一九六一至六三年間，羅工業生產每年平均成長率將近一五%，而原定計劃爲一三%。同一期間糧食平均年產量一千萬噸。又一九六四年的工業生產計劃爲，第一部類的增長爲一三%，第二部類約一〇%，農業仍繼續提高糧食產量。無論就現有實績或計劃目標言，羅馬尼亞在共產圈內仍首屈一指。

四

當全世界傳羅馬尼亞鬧離心運動的現在，它究竟有些什麼特異行動呢？我們且檢其要者略述於後：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至廿五日，黑魯曉夫親率龐大的黨政代表團訪羅，返國後於七月二日在電視廣播中稱讚羅馬尼亞的經濟發展說：羅馬尼亞「差不多前進四步」，受美援助的希臘和土耳其「才只前進一步」。他又說：「在羅馬尼亞工人黨和政府領導人和我們之間無論在總的問題上還是局部的問題上，都沒有任何分歧。」他的訪問「促進了蘇聯人民和羅馬尼亞人民的友誼和合作的進一步的加強，它有益於加強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團結一致。」這裏已經有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日羅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返回地拉拿任所，八日羅宣稱羅匪貿易將較往年增加一〇%。三月卅日俄共致函羅於十八日在東歐獨羅未予發表。反之，六月十四日匪致俄共長函羅於十八日摘要發表，在東歐又獨創一例。六月廿八日黑魯曉夫爲了慶祝德共烏布里希的七十歲生日抵達東柏林，趁機與東歐各國首腦會談，獨喬治烏德治未參加。自五月下旬至六月上旬，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烏克蘭共黨中央第一書記波得戈爾尼，曾率領黨工人員代表團赴赴羅遊說，并未能使德治前往東德聚首。七月一日羅軍事代表團赴

俄訪問，但同時又派一文化代表團於六月卅日抵匪區，并於七月六日成立「文化合作協定」，以時間言，這似乎是一個有意的安排。而且同年十一月聯合國政治委員會對拉丁美洲非核子區提案表決時，羅馬尼亞投了贊成票，與蘇俄集團背道而馳。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蘇斯洛夫在俄共中央全會發表攻擊共匪的報告，四月三日由「真理報」予以發表，時間上已遲了將近兩月。該報曾說明某友黨會要求對蘇氏報告勿予發表，嗣據羅共證實，二月十四日羅共會分函俄匪共黨停止論爭，俄共當日復函同意如匪停止公開攻擊，俄亦不發表二月十四日中全會攻擊共匪文件。共匪則於二月十七日復函邀請羅共赴匪區訪問。三月二日由羅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率領，由政治局委員埃·波德納拉希、尼·齊奧塞斯庫和基伏·斯托伊卡等組成的代表團應匪邀抵平，曾與諸匪會談，毛匪亦予歡宴。該團訪問期間獲悉俄匪間已有函電交換，惟匪對團結問題仍堅持一面公開論爭一面商談原則。十二至十四日該團又在平壤與金日成等晤談。十五、十六日曾在加格拉會見黑魯曉夫，該團此行的目的為調停匪俄糾紛，但此一任務并未達成，俄共因共匪於三月卅一日發表八評俄共中央的公開信，乃於四月三日亦將蘇斯洛夫的報告予以發表。羅馬尼亞對蘇氏報告僅發表其摘要，而避免加以評論。但四月廿六日羅共的「火花報」仍呼籲雙方停止爭論，甚至建議俄、匪、羅共舉行一次三黨會議共謀團結，這項呼籲是四月間羅共中央委員會全會後的一項聲明。那次全會偏偏定在四月十五日起舉行，而十七日就是黑魯曉夫的七十生辰，因此當各附庸國領袖前往莫斯科祝壽時，德治又可藉口不去。不過，他還是派了部長會議主席毛雷爾赴俄。而且，這次黑魯曉夫獲得蘇俄的「蘇聯英雄」稱號、列寧勳章和「金星」獎章；保加利亞的「保加利亞英雄」稱號、金星勳章和格·季米特洛夫勳章；東德的卡爾·馬克思勳章；捷克的一級白獅勳章；偽蒙的蘇赫巴托爾勳章。羅馬尼亞也把「羅尼亞共和國之星勳章」贈給了他。

在過去，羅馬尼亞中央乃至地方新聞都用外國文字印刷，貴族、地主、知識份子日常都講法語，正如同以前的俄羅斯。而布加勒斯特也早有「東歐巴黎」之稱。在羅馬尼亞附庸化之後，俄語當然

就成爲學校裏的必修科。可是，目前，初等和中等學校裏，俄語和英、法、德語都變成了選修科，并準備將高等學校裏的俄語必修科也予以廢止。去年夏季，布加勒斯特具有十五年歷史的「馬克辛姆·高爾基俄語文學大學」併入了布加勒斯特大學的斯拉夫語學院，十一月以來蘇俄國際問題雜誌「新時代」羅馬尼亞語版停刊，由羅政府另出「世界」一種來代替。布加勒斯特約五十座用俄文取名的電影院改爲羅馬尼亞文字，一家規模宏大的蘇俄書店也改成了國際書店。一九六二年底至六三年春，蘇俄掀起文藝整風運動，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黑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發表了長達數小時的演說，對作家、藝術家們大發雷霆，各附庸國對此也紛紛響應，連波蘭也轉載了黑魯曉夫的演講全文，獨羅馬尼亞未予理會，羅人且藉此誇示其自主性。最近羅共正改寫黨史，誇大以喬治烏·德治爲中心的一九四四年苦迭打的意義，而壓低紅軍入羅的重要性。更值得注意的是羅馬尼亞四月底發表的那本約四〇頁的小冊子，稱爲「羅馬尼亞工人黨關於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立場的聲明」，西方稱之爲「權利宣言」。內容強調社會主義國家間不能有父黨、子黨，優越的黨和從屬的黨，而應爲一權利平等的大家族，任何黨都不能握有特權。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不同，其建設形態屬於各國主權範圍內，并沒有可以適用於全體的唯一的處方。因之，它反對把共匪逐出「社會主義」集團之外。

蘇俄已注意到羅馬尼亞的這些動向，於今年四月末開始，把對羅馬尼亞的廣播時間，每天增加了卅分鐘，正如它對匪區廣播，已於四月中旬每天增加爲三小時半一樣。

五

如果根據上述一些事實，就認爲羅馬尼亞已在鬧分離運動，現今尚言之過早。因爲在政治路線上，羅共仍是黑魯曉夫的追隨者。過去，配合蘇俄的「非核子武裝區」戰術，德治曾提議巴爾幹半島應成爲非核子區。一九六二年秋德治歷訪東南亞各國，與蘇卡諾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曾強調「在承認兩個德國的基礎上締結對德和約」、「西柏林成爲自由市」、「全面徹底裁軍」、「即時停止核試」

等等，那等於克里姆林的代言人。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雷爾在「和平與社會主義問題」上發表文章，對黑魯曉夫鼓吹的「和平共存」、「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經濟競賽」、「全面裁軍」等都表示支持，對他在古巴事件上避免了核子大戰，和與美、英締結局部禁試條約等，也都加以讚揚。今年元旦黑魯曉夫分函各國領袖，主張不以武力解決領土爭端，羅馬尼亞也完全支持。它對於共匪強調戰爭不可避免和反對核禁的態度，也曾加以批評。

毛雷爾的文章中也有些地方值得注意，譬如他在提及社會主義經濟合作的基本原則時，特別強調了主權、平等、互惠、兄弟般的相互援助，和顧及各國的特殊條件等等；在談到和平共存時，却特別提起羅馬尼亞和世界上八十多個國家在互惠的原則上維持着經濟的連繫。這是因為羅馬尼亞所不滿的就是「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分工方式，且因此而增進它和西方的貿易。

羅馬尼亞的石油儲藏量在歐洲僅次於蘇俄，沼氣瓦斯也儲量豐富，而岩鹽則足夠全歐一個世紀以上的食用。那些資源可以對工業提供燃料，對化學工業提供廉價的原料。其他如煤炭、鐵礦石、各種有色金屬等，均有可觀的儲藏量，只是沒有開發而已。因此，它不願永久屈居於農業國而亟欲工業化，它的努力也獲得一些成果，可是「經濟互助委員會」分配它的生產任務，却是石油與農業。一九六二年六月六至九日「經濟互助委員會」通過了「國際勞動分工基本原則」，羅馬尼亞的不滿就逐漸表面化，於是黑魯曉夫不得不親自跑去「訪問」。八月廿三日羅解放十八週年紀念，羅駐匪區大使館舉行招待會，陳匪毅在會中談稱：「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彼此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中必須遵循平等、互利和兄弟互助的原則。……任何不以平等態度待人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的做法，都不利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就是針對黑魔此行進行挑撥。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至廿一日「經濟互助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中，以羅馬尼亞鐵礦石及焦炭不足為由，迫它放棄鋼鐵生產，改由蘇俄輸入。又認為羅馬尼亞獨自發展石油化學工業設備與製品是不經濟的，故應僅生產原油，將石油精煉工業讓之東德，

而輸入石油化學製品。羅出席會議的代表部長會議副主席亞·貝爾勒迪亞會加以反對。聲稱羅馬尼亞六年計劃將不受干擾。三月九日羅共中全會議發表公報，重申此項立場，四月間再發聲明，強調羅將保持獨立、充分主權和平等的地位。為恐羅馬尼亞不參加同年七月「經濟互助委員會」第十八次大會，波得哥爾尼於五月卞命訪羅，屆時德治雖親率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赴會，但外傳蘇俄會應允贈與第二座鋼鐵廠（按一九六〇年十一月雙方協定，俄助羅於一九六一至六八年間建設一個鋼鐵工廠及其他企業）以資安撫。又黑魯曉夫關於在「經濟互助委員會」中設立一個統一的「經濟計劃委員會」的提案，也未能在大會前的各國首腦會議中通過。羅馬尼亞對「互助委員會」的種種措施既不同意，乃力謀增加其與西方的貿易。前引勒杜列斯庫談話中稱，羅年間對外貿易總額當時為十八至十九億美元（一九六五年預計增至廿五億美元），其中對西方貿易佔三十五—四〇%，而此數額中歐洲共同市場又佔其半。又羅總商會主席西奧巴努於去年七月間說，自一九六〇年羅共第三次大會以來，羅馬尼亞的主要工業設備中，有三分之一以上係來自西方，但西方專家指出，其實際數字當在六〇%以上。它在「互助會」席上公然稱讚西方的機械優越，並曾向英國、西德、義大利要求供應機器設備。加拉蒂地區建設中的價值二億美元的鋼鐵廠，因蘇俄未能依約提供設備，它就向西方訂購了四千萬美元的設備。它也向日本購買價廉物美的電視機，而不買蘇俄的蹩腳貨。去年，羅曾與西德簽訂長期貿易協定，允許西德在布加勒斯特設立通商代表部。東歐國家中採取同樣措施的，以羅與波蘭為最早。羅也正謀改善其與美國的關係，今年四月廿三日來自華盛頓的消息，數年前羅即向美要求購買工業設備，現美正認真檢討將合成樹膠成套設備輸往羅馬尼亞的計劃，并將於近期邀請羅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格·蓋·馬林訪問華盛頓。

此外，羅也與阿爾巴尼亞增進貿易關係，并以小麥供應阿國。羅匪間一九六四年換貨協定，早於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即已簽訂。共匪向羅提供礦產品、鋼材、硬質合金、化工產品、紡織品和日用百貨等；羅供匪石油及化工產品、鑽探設備、拖拉機、各種機器配件

和鋼材等。當蘇俄供油減少時，羅馬尼亞的石油及設備對其匪當大有意義。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德治率團訪問南斯拉夫，與狄托修好，這當不是黑魯曉夫所反對的。但二人會談結果，除增進雙方貿易外，并主張成立一個經濟合作委員會，把兩國電力供應網互相連結。且簽訂協定，在多瑙河「鐵閘」峽谷地區，聯合建造一座歐洲最大的水力發電廠。這些，顯然與「經濟互助委員會」的統一東歐經濟計劃相違背。

今年四月廿六日的「火花報」和「權利宣言」中，羅共對「互助委員會」的分工方式加以非難，指其有背社會主義的原則。羅共以為經濟運營的機能，不能由一個國家轉移到一種超國家的機構或組織。解決正在開發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首先要充分利用其國內的一切可能性。社會主義國家間應確立一種範圍廣泛而富彈性的合作形態，至於建立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機構」，還缺乏現實的基礎。羅堅決反對設立超國家的經濟計劃機關的立場，這和黑魯曉夫共同投資、共同計劃設立單一的超國家經濟計劃機關的構想，實針鋒相對。現今，蘇俄和波、捷、匈、保之間，均分別設有實行經濟技術合作的混合委員會，惟羅例外。又四月廿五日莫斯科外電稱，東歐五國在莫斯科簽訂滾珠軸承生產合作機構（總部設華沙），而羅則拒絕參加。

六

羅俄的歧異是經濟的而不是政治的，羅要求較多的自主性，尚不能目為分裂。不過，克里姆林命令一出，附庸國即唯唯諾諾的時代，似已過去。羅馬尼亞的動向，尤使克里姆林感覺憂慮。

二次大戰後史達林曾對各附庸大事搜括，羅馬尼亞也在各經濟部門成立「蘇羅股份公司」，主持其事而盡量利用羅天然資源為俄謀利的正是德治其人。史達林死後，一九五四年三月卅一日和九月十八日蘇羅協議，蘇俄將十二個「蘇羅股份公司」的股份轉讓和移交給羅馬尼亞，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二日又簽訂了蘇俄將蘇羅石英岩公司中蘇俄股份移交給羅的協定，據稱蘇俄無償轉讓的是原屬於納粹德國其後被作為蘇俄股份投入蘇羅混合企業的財產，其總值達四

關於羅馬尼亞

三億列依（羅幣名，舊匯率一〇〇列依等於六六·六七舊盧布，新匯率一〇〇列依等於一五新盧布）。此外，蘇俄又給予羅經濟技術等援助，而德治却對黑魯曉夫鬧情緒。史達林的無情搜刮，引起附庸國人民的反抗；黑魯曉夫的經援合作，却增強了附庸政權的發言地位和自主傾向，這倒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有趣問題。

黑魯曉夫的「和平共存」不僅是由於內部的經濟困難，他也害怕大戰一起，附庸集團會整個解體；同樣，在第二次大戰戰火中成立的東歐各附庸政權，也害怕在第三次大戰的戰火中為人民所推翻，因此它們都支持黑魯曉夫的「和平」攻勢。蘇俄集團希望藉「經濟競賽」來發展其經濟力量，對內可穩固共產政權，對外可增加對無產階級和落後民族的誘惑力，并可對它們的「革命」支付更多的援助。他們強調可藉經濟競賽取勝，但從未聲言將放棄「世界革命」，羅馬尼亞亦復如是。在前引「火花報」和「權利宣言」中，它不滿「互助委員會」的分工方式，但又強調「和平共存」並不是放棄階級鬥爭，對共匪呼籲俄共更換黑魯曉夫之舉則加以責斥。而且，「互助委員會」對它不利的決定，它固然藉故拖延或消極抗拒，但它有利的措施，它却從不放棄參加。

目前，增進東西貿易之風，吹遍大半個世界。美國也將派副國務卿哈里曼與羅國代表團會談，且傳美已給羅超過其他東歐國家的待遇。如果我們前面的分析不誤，則西方不必藉貿易之助，也可獲取表面的「和平」。否則應當心這種貿易會增加共產集團在「經濟競賽」中獲勝的潛力。

東歐對俄的離心力是永遠存在的，文化的傳統，歷史的恩怨，宗教的信仰，民族的自覺，不是共黨在短期內可使其泯滅的。但這種離心在富有民族意識的廣大人民之間，而不在信奉共產主義的赤色政權。

黑魯曉夫的反史運動，把批判精神帶給國際共黨。南、阿、匪對莫斯科的公然抗命，在共產集團留下深刻的影響。羅馬尼亞因本身利害關係所表現的歧異行動，不是克里姆林所歡迎的，西方對此不應予以忽視。但僅僅增加貿易是不足以加強離心傾向的，否則「經濟互助委員會」於今年四月廿一至廿五日在莫斯科舉行第十二次執行委員會會議之後，也不會特別在「互助委員會」成立十五週年紀念日（廿五日）發表聲明，要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增加貿易了。



甲 內政

本首工業生產概況

布本年第一季工業生產報告，摘要如下：
 (一)工業生產計劃超額完成。工業生產

部長會議
 中央統計局
 於四月廿二日公

總值比去年同期增約八%（按：未完成計劃，而為七年計劃期間最低之增長率，去年計劃今明兩年——七年計劃最後兩年——增加一七點五%）。工業勞動生產率比去年同期提高四%（按：未完成提高四點六%之計劃，七年計劃規定每年提高六點五%）。許多企業未完成生產計劃與提高勞動生產率計劃。
 (二)本年第一季主要工業產品之產量如下：

產 品 名 稱	產 量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加 %	去 年 第 一 季 比 前 年 同 期 增 加 %
化 工 業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機 器 製 造 業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生 鐵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鋼 材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鐵 管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石 油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煤 炭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電 力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水 泥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氣 (泥)	一〇五五	一一一	一三七

(三)衣服類生產總值僅及去年同期九七%，肉類生產僅及去年同期八九%，牛油產量僅及去年同期八八%。

根據上述數字，俄帝今年第一季工業生產，雖有增加，但未完成計劃（公報宣傳超額完成計劃），其增加速度，與去年同期比較，顯已下降。其一再強調加速發展之工業，未完成生產計劃，其增產率比去年同期低。石油與煤氣之產量，亦未完成計劃，其增產率亦底於去年同期。

與人民生活直接有關之輕工業與食品工業之生產總值，此次公報破例不提（去年第一季比前年同期，輕工業增產三%，食品工業增產六%），必然亦未完成計劃，且其總產值亦必不及去年同期。

擴 展 夜 校 函 授 學 校

俄部
 長會議於
 四月中決
 議改進與
 擴展高等

與中等專科夜校與函授學校，強調此等學校為發展高等與中等專科教育之一項最重要手段。

該決議責成各機構擴充夜校教室，增加經費及研究與實習之設備，大量延聘優良教師。

政府將在許多城市開設特種書店，以大量供應夜學與函授學校學生用之教科書與輔助讀物。廣播與電視經常播送教育節目，並放送專科教育影片。函授學生之生活，將予改善。決議並責成各機關應注意提升就讀夜

校或函授學校之職工，以資鼓勵。

根據俄帝資料，蘇俄大學生中，有一半以上係夜校與函授學校學生，目前全國大學生共三二六萬名，其中一八八萬名係有職業之夜校或函授學校學生。去年卅三萬三千名大學畢業生中，有二十三萬一千名係夜校或函授學校學生，佔畢業生總數百分之卅九。蘇俄之高等夜校與函授學校數量雖多，但水準不如日校，且多不健全；俄高等與中等專科教育部自認此等學校缺點重重，須予以改善。

乙 對外活動

黑魔訪問阿聯

曉夫應邀
於五月九

五日訪問阿聯十七日，並參加主持俄援建築之阿斯旺水壩第一期工程竣工典禮。黑魔係第一次訪問阿聯，亦係第一次踏腳非洲，此行除加強勾結納塞外，並圖擴大其對非洲國家之政治影響。阿聯授予黑魔「尼羅河勳章」，納塞及其第一副總統阿米爾元帥則獲得「蘇聯英雄」稱號。

約有四十個國家元首或總理參加水壩第一期工程落成典禮（大部份來自亞非國家），黑魔除與彼等會見外，並曾與阿拉伯各國總統會談。

黑魔與納塞於二十五日發表冗長之聯合聲明，其要點為：

（一）阿斯旺水壩第一期工程完成，係和

蘇俄動態述評

平共存政策及俄阿合作之象徵。

（二）阿拉伯人民以感激之心情，回憶蘇聯人民與黑魯曉夫在英、法及以色列侵略埃及時之支援。

（三）雙方將加強合作；對一些重要國際問題，觀點一致；重申維護和平共存政策；譴責帝國主義企圖影響與統治新興國家；主張消除外國軍事基地；將大力支持各國人民之正義鬥爭；對亞非與拉丁美洲新興國家之外交政策表示滿意；認定經濟自由係政治自由基礎中之基礎；主張聯合國所有機構必須有廣泛之亞非國家代表參加；主張全面澈底裁軍及在中歐、北歐、非洲、亞洲、近東、中東、地中海與其他地區建立無核武器地區。

（四）蘇俄支持非洲國家首腦在亞的斯亞貝巴會議通過關於非洲團結問題之決議；支持召開第二屆亞非會議；重申侵犯古巴領空，將產生最有害之後果；對阿聯執行之積極中立與不結盟政策，予以高度評價。

（五）阿聯支持黑魯曉夫關於各國不以武力解決領土爭端之建議；認為蘇俄係愛好和平力量之先鋒隊。

（六）俄將予阿聯二億五千二百萬盧布之長期貸款（合二億八千萬美元），以助其建設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六五——七〇年）之工業項目，並贈送阿聯建立為四千公頃水澆地服務之巨型機器站所需之農業機器。

俄除援助建築阿斯旺水壩外（第一期工程俄貸款合二億七千二百萬美元），並正援助阿聯建設九十項以上之工業企業及其他事

業。據西方專家估計，俄先後給予埃及之經濟、技術及軍事援助，約值一十億美元。俄已為阿聯訓練六千七百名技術工人，尚有五千五百名在訓練中。

俄阿之貿易額，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四年增加八倍，一九六二年之貿易額合一億七千六百萬美元。

俄緊爾利亞 阿爾及利亞

阿爾及利亞總統本貝拉應邀於四月二十五

五月七日第一次訪問蘇俄，黑魯曉夫等俄會迎於機場。黑魔在機場致歡迎詞時，稱本貝拉為「總統同志」；本貝拉自稱為堅定之社會主義者（阿爾及利亞禁止阿共活動），並感謝蘇俄對阿爾及利亞之支助。

在本貝拉訪問前夕，俄出版本貝拉言論集；在其訪問時，俄贈以「蘇聯英雄」稱號及「列寧和平獎章」。

五月七日，俄阿發表聯合公報，摘要如下：

（一）阿爾及利亞之國內改革經驗，對爭取政治與經濟獨立，以及發展世界革命，有極大貢獻。本貝拉讚揚蘇俄之成就。

（二）俄將予合一億二千八百萬美元之長期貸款，以助阿建設年產三十至三十五萬噸鋼材之工廠。俄將贈送阿爾及利亞石油與瓦斯學院一所及其附屬之專門技術學校；並將以去年協定之貸款，助阿建設紡織技術學校一所，培養工農業技術教育指導員之教學中

心兩所。俄最近將派專家助阿恢復法國所遺留之企業生產。俄助阿發展經濟之其他具體措施，亦達成協議（未宣佈）。

(三)雙方決心為反對世界戰爭威脅，反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爭取和平與社會進步，爭取各國人民之自由與民族獨立，繼續進行鬥爭。雙方主張撤退外國軍隊，建立無核武器區域，共匪插足聯合國，台灣應歸匪幫；支持亞非及拉丁美洲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之鬥爭；譴責侵略古巴之各種行動。

(四)蘇俄對阿爾及利亞執行積極中立與不結盟政策，予以極高評價。阿爾及利亞完全支持蘇俄為維護和平之不懈鬥爭。

(五)俄共及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線黨曾就黨務問題，交換意見。

俄阿曾於去年十月簽訂俄援合一億美元之協定，加上此次新貸款，共合二億二千八百萬美元。據「紐約時報」五月七日稱，俄已應允供給阿爾及利亞輕武器。

阿爾及利亞顯已成爲俄帝在北非與地中海之一重要據點。

米高揚訪日

俄最高蘇維埃代表團十人應日

本國會之邀，於五月十四—二十七日訪問日本，此爲俄日首次交換國會代表團，團長爲最高蘇維埃代表、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

米高揚攜有黑魔致日首相池田函一件，其要點爲：(一)建議俄日聯合或分別同時發

表聲明，呼籲核大國政府立即停止地下核試驗；(二)俄準備研究日本政府提出關於加強和平之任何建議；(三)建議締結和約；(四)邀請池田到俄正式訪問或休息。

米高揚曾晉謁日皇，與池田晤談，參觀重要都市並與工商界會談。米高曾於一九六一年夏訪日，此次再度訪問，其主要目的，係企圖中立日本與擴大對日貿易。

據日本內閣官房長官五月二十六日稱：池田與米高揚會談，只達成兩項協議，一爲繼續談判建立莫斯科與東京民用航空線問題，一爲兩國在西伯利亞經濟合作之原則（協議內容未宣佈）。池田要求歸還國後及擇捉兩島，以爲締結和約之條件。米高答謂該兩島經已確定屬於蘇俄，和約簽訂後，俄將交還齒舞島與色丹島。

關於擴大貿易問題，米高要求日本增加購買俄商品及放寬延期付款期限。日本財相田中角榮五月二十六日稱：由於英國給予蘇俄之延期付款期限爲十年，義大利十五年，日本將可放寬至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去年俄日貿易額合二億八千餘萬美元，根據現行貿易協定，預定一九六五年之貿易額將合三億三千萬美元，俄希望一九七〇年之貿易額增至十億美元。

米高於五月二十六日接見日本及外國記者時稱：匪日接近，乃屬可喜，日本應承認匪幫。

綜觀新聞報導，米高揚此行，雖無大收穫，但俄日關係，至少因此而接近一步，雙方之貿易，將逐漸擴大。

(上接51頁)

註三：「中蘇人民的友誼與合作」。

註四：「一九六三年」。

註五：「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新華社北京」電。

註六：「中蘇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公佈。

註七：「一九六四年三月廿八日讀賣新聞會發言（一九五七年七月）」。

註八：「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九日香港大公報」。

註九：「一九六四年五月合衆國際社倫敦十六日電」。

註十：「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北平大公報」。

註十一：「一九六四年四月廿八日匪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按語」。

註十二：「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新華社北京」電訊。

註十三：「一九六四年五月廿一日維也納美聯社電」。

註十四：「一九六四年五月廿五日新華社開羅電」。

註十五：「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新華社北京」電。及一九六〇年八月卅一日；一九六一年二月廿二日香港大公報」。

註十六：「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九日；廿五日日本電台播及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東京路透社消息」。

每月大事記

國際部份

五月一日

△美國務院與國防部宣佈：美國偵察機將繼續在古巴上空作偵察飛行。美國係在古巴卡斯楚及黑魯騰夫對此事提出警告後作此表示。

△西方盟國對東柏林為慶祝五一勞動節而舉行閱兵，表示不滿，并發表聲明譴責其炫耀武主義及破壞柏林地位。

二日

△美國一艘改裝成的九千八百噸「卡德」號飛機運輸船，在西貢港內被共黨份子以炸藥炸沉。

△日本政府開始為蘇俄第一副總理米高揚將率領十人議會代表團前來訪問作準備。

三日

△美國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彭岱稱，美國正考慮將去年十二月

從越南撤回的二個憲兵特遣隊，重新派往西貢駐守。

△永珍電台廣播公告稱：寮國右派領袖溥彌將軍，已將所有的右派武力交給中立派的總理溥瑪。

四日

△聯合國秘書長宇譚要求安理會開始考慮讓聯合國繼續駐在賽普勒斯，而不受三月四日所通過之決議案三個月之限定所限制。

△英外相白特勒在日發表演說，要求日本與英國對東南亞的武裝威脅採取共同立場；并指斥共黨為新的殖民主義者。

五日

△美國財政部凍結北越在美國的一切財產，財政部表示這是「越共份子繼續侵略」越南的結果。

△西德國防部官員稱：「根據西德國防部長海塞爾與土耳其所簽之軍事協定，西德將以噴射戰鬥機、快速艦艇以及陸軍裝備給予土國。」

六日

△蘇俄總理黑魯騰夫乘船離開蘇

俄，前往阿聯共和國訪問。

△寮共頭子蘇帕諾旺今天就其與中立派總理溥瑪於四日所舉行的會談發表聲明，反對寮國右派及中立派部隊間的任何合併。

△美總統詹森宣佈決定再派國防部長麥納馬拉赴越南，對越南反共戰爭再作一次「直接」的考察。

△兩名巴拿馬外交官向美總統詹森呈遞國書，保證儘速開始進行運河爭端的談判，美、巴兩國乃完成復交儀式。

七日

△美國務院就三名美駐蘇大使館助理武官於三月廿五日在敖德薩一家旅館進餐被毒事，向蘇俄提正式抗議；英國對於該國軍官桑姆上尉與美三武官同時被毒亦提出正式抗議。

△英外長白特勒宣佈，英決心防衛南阿拉伯聯邦，但希望避免與阿聯總統納塞發生糾紛。

△西德總理巴巴西作七天訪問，表示德與歐洲允諾支持巴西從事克服經濟問題上困難。

八日

△美國務院宣佈：美國將要求世界上卅五個國家向越南提供實際的及物質的援助，以支援越南的剿共努力。

九日

△韓國總理崔斗善辭職，外長丁一權被任為新總理，華府官員為之一

驚，他們認為沒料到這項改組連總理亦包括在內。

△日政府宣佈不批准將第二個維尼龍工廠設備按照出售第一個工廠的延期付款條件售予中共。

十日

△美國務卿魯斯克自布魯塞爾乘火車抵達海牙，主持十五國北約外長會議。會議從十二日起召開三天。

△已被任命為韓國新總理丁一權稱：早日達成日、韓外交關係正常化，是他新內閣的主要任務之一。

十一日

△英國外長白特勒發表談話，表示將在本週於海牙北約組織部長會議中，提出盟國與古巴貿易問題，并重申英國的看法，認為與古巴的貿易來往是合法的。

△蘇俄總理黑魯騰夫在埃及新選出的一黨議會中發表演說，稱以色列將約旦河改道的計劃，為「盜取阿拉伯世界的水」。當其表示俄在以、埃糾紛中支持埃及時，埃及議員均起立鼓掌喝采。

十二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盟春季會議在海牙揭幕，議程內外之間問題甚多，唯一可獲解決者為改選秘書長問題。現任荷籍史蒂克於夏天退休，繼任人選預料將為義籍大使勞秀。

△美國防部長麥納馬拉抵西貢。

十三日

△麥納瑪拉結束西貢卅四小時訪問隨行發表聲明稱：越南的共戰事將加緊，不過戰爭將會拖得很久，「我們對這一點不可自己欺騙自己」。△法國內閣對突尼西亞沒收所有外國人擁有的土地感到憤怒，決定停止對該國財政援助。

十四日

△北約組織外交部長春季會議結束，發表聯合公報，強調謀求德國統一，認全球緊張情勢因素仍存在，盟國將擴大政治磋商加強團結。

△北約理事會任命即將卸任之秘書長史蒂克為防止希、土為賽島戰爭之調解人。希、土兩國外長於會議接近結束時表示同意接受此項調解。

十五日

△北約高級人士表示：美國所提的盟國混合北極星艦隊建議，由於最近之幕後磋商，被盟國接納的希望已增加。

△加外長馬丁在波昂記者會中稱：加拿大對中共的政策一直在受到檢討，但最近將來不會有改變。

十六日

△美總統與國防部長及國務卿磋商有關增加對越南的軍經援助計劃。

△寮共軍與北越共軍聯合部隊對具有戰略性的骨嶺平原的「中立派」軍隊陣地發動猛攻。

十七日

△合眾國際社永珍十七日電：整個骨嶺平原現已陷於共黨部隊之手。△印度國防部長查凡取道倫敦飛往美國，與美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及其他美官員舉行軍援談判。

十八日

△美與羅馬尼亞舉行旨在改進雙方貿易和政治關係的首度「高層」會談。美方團長為美副國務卿哈里曼，羅馬尼亞為副總理馬林。

十九日

△美國務院發言人提出警告稱：為「保持寮國的中立與獨立」美國不否定採取任何措施，包括軍事行動在內。

△聯合國安理會拒斥共黨抗議，並邀請越南列席辯護東埔寨指它和美國侵略的控訴。此案以九比二票通過，蘇俄及捷克反對。

廿日

△寮國總理蘇旺納溥瑪宣佈：中立派軍隊在骨嶺平原區域所掌握的最後陣地，已失陷給共匪。

△十三個阿拉伯國家在阿拉伯聯盟的一次會議中，投票同意拒絕參加東京世運會，除非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改變立場，允許印尼參加。

廿一日

△美國大使史蒂文生在安理會中

宣稱：只要東南亞地區人民決心維持他們獨立一天，美國即將防衛該地區以對抗共黨攻擊。△美、英兩國表示同意日內瓦協定的十四個簽字國，在寮國會商共黨威脅寮國日益嚴重的情勢。

廿二日

△美國官員稱：美國噴射機開始在共黨威脅的寮國上空作偵察飛行；英外務部宣佈：英支持美國在戰亂的寮國上空從事偵察行動。

△蘇俄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表正式聲明：宣佈對聯合國剛果和中東經費應付之欠款五千二百六十萬元，將不交付分文。

廿三日

△馬來西亞宣佈同意與印尼及菲律賓舉行最高層會議。三國元首可望於六月初在東京會晤。△越南外長范輝適離開西貢，經香港前往美國出席安理會就東埔寨指控越南之辯論。

廿四日

△祕魯京城國家足球場因舉行阿根廷與祕魯爭奪參加世運會權利的足球賽，發生不幸事件，觀眾騷動死傷近千人，政府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況。

廿五日

△蘇俄總理黑魯曉夫結束在埃及

為期十七天訪問後，飛返莫斯科。△英國支持美國提議，由聯合國巡邏東埔寨與越南間經過適當劃分的邊界；越南特別代表支持美廿一日向安理會所提巡邏邊界及由聯合國專家劃定邊界之建議。

廿六日

△埃及總統納塞及伊拉克總統阿里夫簽訂協定，同意在戰時建立一單一的軍事指揮部及成立一兩國總統委員會擔任兩國合併的工作。

△日本首相要求刻在東京訪問的蘇俄第一副總理米高揚交還蘇俄所控制的千島羣島中的國後島和擇提島作安排；米高揚斷然拒絕此項要求。

廿七日

△印度總理尼赫魯因中風逝世，內政部長南達於尼赫魯逝世後兩小時，宣誓就任印代總理。

△美總統宣佈：美國與蘇俄已同意於六月一日在莫斯科簽訂一項領事條約。此項條約保證在蘇俄因任何理由被拘留的美國人可立即獲得美國領事官員的會見。

廿八日

△東埔寨宣佈接受聯合國「監察員」，以協助避免今後柬、越全長六百哩的邊境再發生事端。

△共黨領導的剛果叛亂份子於佔領卡坦加北部亞爾伯特維爾的基湖和鐵路終點後，正向包道因維爾城進發。

廿九日

△東埔寨元首施亞努表示決不接
受由聯合國在東境設立特別委員會以
代替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設立的國
際監督委員會。

△印度代總理南達告國會稱：尼
赫魯所堅持的原則將為印度內政和外
交政策的基本準繩。

卅日

△菲、馬、印尼三國正式宣佈三
國元首應於東京舉行一次會議，他們
將由外交部部長陪同；在舉行首長會議
之前先舉行外交部長會議。

△美國宣佈將於一九六五年度會
計年度結束時，終止對中華民國經援
計劃；至於對亞洲的其他受援國仍難
望大量削減。

卅一日

△美國務卿魯斯克於飛往檀香山
主持東南亞局勢的政策會議途中抵西
貢，發表聲明，表示美決心阻止中共
與北越干擾它們的東南亞鄰邦。

△英駐永珍代辦邀請駐永珍的日
內瓦會議國家代表參加會商寮國危機
機，贊成者有英、美、加、泰、越；
中共及柬埔寨反對；波蘭、北越、蘇
俄未提答覆；法與印度立場不明；緬
甸無外交使節在永珍。

敵情部份

五月一日

△共匪在紀念「五一」勞動節活
動中，同時喊出反俄及反美之口號。

△馬利經濟貿易代表團抵平訪匪
△巴基斯坦駐匪幫「大使」羅查
等舉行招待會，慶祝匪巴通航。陳匪
毅與會活動。

二日

△香港消息，共匪與蘇俄在新疆
之暗鬥手段，現已擴大至東北地區，
近月來「長天鐵路」（長春至旅大）
「旅大市」會不斷發生反匪事件。
共匪認為此類事件均係受俄共之煽動
而發生。

三日

△劉匪少奇任命姚匪念為匪幫駐
突尼西亞「大使」。
△肯亞政府代表團抵平訪匪。
△倫敦消息，蘇俄正圖謀在現被
共匪佔據之中國大陸上，重建「東土
耳其斯坦共和國」，成為「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之一。

四日

△美聯社消息，陳匪毅與英國記
者談話時表示，共匪將在今年年底以
前還清對蘇俄之所有債務，一九六七

年付還對所有其他國家之債務，一九
六八年付還對所有國際機構之債務。

△共匪今報導稱：俄共出席最近
在阿爾及爾舉行之「國際新聞工作者
組織」會議的代表，在暴風雨似的會
議高潮中，曾憤怒地撕毀共匪代表之
演說稿，致發生爭執，並互相攻擊。

△匪幫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主
席團布達佩斯會議」代表發表聲明，
指責蘇俄塔斯社「別有用心地作了顛
倒是非，攻擊中國（匪幫）代表的採
訪報導」。

五日

△周匪恩來接見肯亞政府代表團
，並設宴招待。

△共匪「人民日報」發表題為「
不許美帝國主義侵犯古巴主權」之社
論，指責美國「最近又露出它窮凶極
惡的面目，對古巴人民進行嚴重的侵
略威脅」。

△聯合國總部消息，蘇俄駐聯合
國常任代表團，九天來第二次向新聞
記者散發一項俄國指控共匪種族主義
的塔斯社聲明。

六日

△蕭匪方洲與荷蘭經濟代表團團
長在穗交換有關促進彼此經濟貿易函
件。

△匈牙利駐匪幫「大使」尤若夫
今舉行午宴，慶祝匪匈「友好合作條
約」簽訂五周年。

△共匪「煤礦工會代表團」今飛
莫斯科，出席「礦工工會國際第四屆
代表團」。

七日

△日本自由民主黨議員松村謙三
訪匪後返東京談稱，匪日決交換新聞
記者，和互設貿易聯絡處，並認為匪
俄由于理論爭執，難以恢復友好。

△共匪今致函俄共，否定在明年
五月以前舉行一次匪俄兩黨會議的可
能性，並表示至少要過四、五年，才
可能舉行一次國際共黨會議，以謀蘇
俄與共匪爭執之解決。

△印度教育部長查格拉今在安理
會舉行之克什米爾問題辯論中重申印
度決心收復被共匪「非法佔據」的「
領土」。

八日

△共匪今表示，蘇俄對援助共匪
物資索取之代價，「遠較一般市價為
高」，直到現在共匪仍在價付一九五
〇至一九五二年韓戰期間蘇俄貸款之
利息。

△共匪廣播謂，俄共中央書記安
德波羅夫會諷刺匪酋毛澤東等給黑魯
曉夫之生日賀電，含有「非誠實的性
質」，企圖「迷惑蘇俄和世界的輿論
」，而所謂「共同對外」，則係自說
自話。

△共匪公佈自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以來匪俄兩黨交換之七封信件全文。

九日

△毛匪澤東接見蒲隆地國民議會
代表團。

每月大事記

△共匪與北韓在北平簽訂一項技術合作協定。

△葉門政府代表團抵平。

十日

△毛匪接見肯亞政府代表團。

△劉匪少奇電賀賽國慶。

△共匪與肯亞在北平簽訂經濟技術合作協定。

十一日

△俄共「真理報」今指責共匪頭目們對中國大陸人民橫施恐怖，並使中國大陸人民永遠淪于赤貧之境。

△共匪「貿易工會代表團」離平赴華沙，參加「國際商業工作者」代表會議。

△共匪「青年聯合會」與印尼「青年陣線」在平簽訂聯合聲明，表示要進一步支持各國青年和人民之團結反帝事業。

△莫斯科消息，從中國大陸新疆省進入蘇俄哈薩克之難民逃亡行動正在加速中，目前每月難民人數多達一千二百名。

十二日

△巴西政府今公佈一項密件，證明四月間推翻古拉特總統政變之後，以間諜罪名被捕之九名共匪份子之罪狀。

△共匪「人民日報」今發表題為「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不容干涉」之社論，攻擊英國外相白特勒，認為其訪

日時之言論，「支持了美國企圖製造兩個中國的圖謀」。

△共匪與馬利在北平簽訂「貨物交換和支付協定之補充議定書」。

十三日

△日本通產省發表一項正式聲明，決定暫時不准以延期付款方式將日本貨品售給共匪。

△陳匪毅就寮國當前局勢問題函復日內瓦會議聯合主席，並謂匪正考慮維護日內瓦協議所承擔之義務。

△匪俄今在北平簽署「一九六四年貨物交換議定書」等文件。

△東埔寨元首施亞努今接受共匪援助之一千六百件自動武器，並發表談話，認為共匪為其「第一號朋友和最近的近親」。

十四日

△里約熱內盧消息，共匪一再要求釋放九名匪諜，巴西政府斷然拒絕。據巴西官員表示，待犯罪確定，將判徒刑，或引渡來我國。

△僞「政治協商會議」舉行報告會，陳匪毅在會上報告訪問亞非十三國及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情況。

△武匪衛與蘇佐諾簽署聯合公報，謂匪與印尼將加強科學技術合作和交換。

十五日

△毛匪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婦女代表團。

△蘇丹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

抵平訪匪。

△東埔寨駐匪幫新任「大使」拜崗，今向劉匪少奇遞交「國書」。

△日本「國家公務員工會共同門爭會議」訪匪代表團抵平。

△印度電台報導，北平匪偽政權正在中國西北部地區同蘇俄接壤之二十五英里地區中撤退居民，並逮捕少數民族領袖，堅決鎮壓騷亂。

△蘇俄「消息報」發表社論，指

十六日

控共匪已經建立起一個警察「國家」，千百萬人都被制壓及迫害。

△共匪新聞廣播稱，根據匪俄「貨物交換議定書」規定，共匪將繼續以大量食物及衣料供應蘇俄。又據稱，共匪將提前清償對蘇俄之欠債。

△劉匪少奇任命周匪秋野為匪幫駐剛果(布)「大使」。

△周匪恩來表示，儘管共匪與蘇俄之關係最近惡化，兩者于一九五〇年簽訂之「聯盟條約」仍有效。

十七日

△香港消息，新疆共匪一集體農場，在上月間曾發生一次暴動，該農場係屬僞「新軍區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管轄，據說有不少「農八師」之匪軍，亦乘騷動時參加逃亡行列。

△巴黎消息，法國共產黨今正式通過一項決議案，譴責共匪頭目們之「分離主義行動」，並指責戴高樂之政策，「危及法國及世界和平」。

△東埔寨新任駐匪幫「大使」張崗，今向劉匪少奇遞交「國書」。

十八日

△毛匪澤東接見蘇丹部長會議主席。

△周匪恩來否認毛匪曾謂匪俄「聯盟條約」為廢紙，並宣稱蘇俄如遭受攻擊，匪幫將與俄併肩作戰。

△共匪「人民日報」發表「制止美帝國主義在南越的新冒險」之社論。

△共匪與波蘭在華沙簽訂「文化合作協定一九六四年執行計劃」。

△第二次「女工問題國際工會會議」上，捷、保、僞蒙代表大肆抨擊共匪代表團。

十九日

△匪東(埔寨)航線今正式通航。

△共匪與尼泊爾簽訂一項為期兩年之貿易協定，其中有最惠國待遇之約定。

△共匪與蘇丹發表聯合公報謂，雙方對加強合作等問題之看法一致。

二十日

△肯亞政府宣稱，共匪將給與肯亞價值一千四百八十四萬美元之裝備及技術援助，以無利息貸款方式進行。

△共匪「新華社」記者發表評論，認指巴西搜獲匪諜信件係我方偽造，並引述信件內容，力作狡辯。

二十一日

克訪朱匪德。

△毛匪澤東接見奧地利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刊物「紅旗」代表團。

△共匪出席「國際民主法律工作協會」第八屆大會，代表團長韓匪幽桐，今在平發表談話，駁斥蘇俄代表團在莫斯科對匪之攻擊。

二十二日

△東埔黨議會參加匪東通航代表團由穗抵平。

△匪黨中央實比利時共黨中央訪匪代表團。

△印度國防部長謂，共匪近在印度北部邊境增兵。

二十三日

△朱匪德、周匪恩來分別接見東埔黨訪匪人士。

△捷克新任駐匪幫大使克日斯特

二十四日

△共匪「體育總會」負責人發表談話，支持十三個阿拉伯國家抵制東京世運會。

△陸匪定一接見伊拉克文化代表團。

二十五日

△共匪與伊拉克今在平簽署「文化合作協定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度執行計劃」。

△索馬利亞政府貿易代表團抵平

二十六日

△匪僞「外長」函覆英外交大臣要求，拒絕英國請匪方對察共施加影響之要求。

△陳匪毅函日內瓦會議聯會主席

及參加國，建議六月份在金邊舉行十四國外長級日內瓦會議，討論寮局。

二十七日

△法國駐匪幫「大使」呂西恩·佩耶乘車抵平。

△共匪與捷克「文化合作協定」一九六四年執行計劃」今在平簽訂。

△周匪恩來電唁尼赫魯逝世。

二十八日

△毛匪澤東接見印度尼西亞黨主席維爾多約。

△布拉格電台指控匪幫干涉捷克即將舉行之大選。

△匪「青年代表團」赴日訪問。

二十九日

△倫敦每日電訊報報導，據寮國俘獲之匪軍官招供，共匪刻有三國正

「蘇聯領導人有何種權利向亞非國家發號施令」之觀察家評論，指責蘇俄不應染指亞非會議。

三十一日

△蘇俄「真理報」發表專文，斥共匪利用「卑鄙的賄賂方法」，拉攏錫蘭共黨。

△共匪「人民日報」今發表題為

規軍在寮國境內與寮共並肩作戰。
△周匪恩來接見英國前坎特伯雷教長約翰遜。

△陳匪毅接見肯亞友好代表團。
△共匪外交人員董治平在蒲隆地投奔自由，已獲美國駐蒲使館庇護。

三十日

△莫斯科消息，擁有兩千萬名團員之蘇俄共黨青年團的首領指控稱：匪共青團之首腦自一九六二年以來一直拒絕與蘇俄共青團作任何來往。



已寥寥無幾，所以他們在收穫工作中不像那些機械幹部那麼勤奮賣力，於是這就減低了機械幹部們在收穫運動中所達到的成就。一九六三年這種怠工情形就表現在拖延收穫工作之上——把收穫運動拖延了兩個星期，并且有數十萬公頃的莊稼留在田裏未予收割。

俄共中央二月全會的主要議題之一，好像應該討論如何提高集體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問題，然而不然，它不但對此差不多未作表示，反而對改善機械人員物質環境說了不少，特別是黑魯曉夫在作結束語時要求：以貸款給予經濟薄弱的集體農場，以便它們支付主席、專家、機械幹部的報酬（見本年二月十五日真理報）。全國農業技術和化肥供應總社主席葉耶夫斯基說的是，改進機械人員居住和文化——生活條件，獎勵收成高的機械人員等等。對於集體農民，祇有鄂洛夫欽河提到，他說他們必須保證有把握的付出穀物。

每月大事記

俄共中央二月全會表明，它的黨不打算在本年改變對集體農民的的政策，他們的物質保障仍舊像往年一樣。俄共中央在集體農場中的支柱，仍舊是機械人員，因此俄共中央對他們的關懷比往年更甚。

俄共中央這種做法，在播種運動中是可以收到預期效果的，但是播種祇是這一年農業邁出去的第一步，即使這一步邁出去好到非尋常的程度，無論如何不能代表最後的收穫，田裏的莊稼并不就是糧食，實質的收穫產生在收穫運動中，參加收穫運動的大多數，是集體農民，農業貴族——機械幹部祇是少數。所以，今年蘇俄的農業如何，我們在把他們所提出的種種保證加以分析之後，已不難得到這樣一個答案：假如從現在起，俄共中央不對集體農民的利益作出更具體有力的補充保證的話，單靠一、〇〇〇萬噸的化肥，是挽救不了農業危機的。

(完)



國際關係研究所特別啓事

本所董事長兼主任卜道明先生，於本年初甫自出席聯合國第十八屆大會歸來，即因積勞成疾，臥病四月有餘，不幸於本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九時在台北榮民醫院逝世，享年六十有五。先生生前友好暨本所同仁當即組織治喪委員會，辦理喪事；並於五月三十日上午八時舉行公祭，十一時大殮，旋即移靈陽明公墓，卜期安葬。先生世居湖南益陽，幼穎慧而好學，於畢業中學後，即於民十秋赴俄京留學，十三年返國。曾任黃埔軍校校長令 總統蔣公之俄文翻譯。十五年秋再度赴俄深造，二十二年冬返國，先後曾任中央軍校俄文教官、軍委會辦公廳外事組科長、顧問事務處處長、外事局處長。三十三年轉任外交部亞西司司長，四十年奉聘為革命實踐研究院講座，四十八年任國防研究院敵情組首席講座，五十年創立本所，五十二年九月奉派為我國出席聯合國第十八屆大會副代表，並順道考察歐美及中東各國政情，然後返國。回憶先生從事革命，効力黨國數十年，對我反共思想與理論之鬥爭，貢獻良多，而對本所之經營擘劃，厥功尤偉。本所同人於痛悼之餘，謹當勉遵遺規，以竟先生之遺志，區區哀忱，敬希亮察。此啟。

編後記

編者

問題與研究

第三卷 第九期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
六月十日出版

發行人：吳俊才

兼社長：吳俊才

副社長：鄧玄

兼主編：鄧玄

出版者：中華國際關係研究所

所址：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五號

電話：二一七七一號

台北市郵政信箱一八八九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三四三六號

全省總經銷：國華森記書報社

地址：金華街二十一號

電話：二五四七六號

香港經銷處：亞洲出版社

地址：香港銅鑼灣怡和街88號

九龍經銷處：集成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亞皆老街一一一號

日本經銷處：海風書店

地址：東京都千代田區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五號

零售每冊：

新台幣五元 美金一角五分

港幣一元 日幣六〇元

訂閱：全年新台幣五十四元

半年新台幣二十七元

本刊自發行以來，迄今將近三年，過去在前發行入卜道明先生領導之下，頗獲海內外讀者的好評。不幸五月二十四日道明先生竟溘然逝世，業已改由本所新任吳俊才先生兼發行入，吳先生主編本刊有年，成績斐然，今後對本刊必有改進的新猷，可為讀者告慰。

本期論文有我前駐剛果（布市）大使沈錡先生的「非洲情勢的分析」一文，原稿係就沈大使在本所講演詞予以整理而成。不獨內容充實，且分析精闢，實為了解今日整個非洲政情的重要作品。而張伯淵先生的「坦干伊卡與桑吉巴合併的透視」一文，亦為研究非洲情況的參考文章，故可與沈大使前文參看。

其次由臺大教授雷崧生先生所撰的「戴高樂之思想與政策」，與鄧公玄教授的「美法關係的檢討」，對於目前美法歧見與其對自由世界的影響，不難獲得進一步的明瞭。

李天民先生的「從共匪農業措施看大陸農業危機」，對共匪農業失敗的真情，分析極為透闢。周之鳴先生的「從突擊所獲文件看共匪危機」，係根據共匪秘密文件而透視其內部癥結，共匪已達崩潰的危機，由此可以洞見。

張棟材先生的「對日匪貿易趨向之觀察」與蕭濟容先生的「匪俄在對外貿易上的競爭」兩文，前者對日、匪在商務上勾結的陰謀可獲深切的了解，而後者則說明在對外貿易方面共匪與蘇俄衝突的真象，而共匪顯然是處於劣勢而終將失敗。

巴西最近的革命，對共黨在拉丁美洲的活動打擊甚大，陳紹賢先生的「巴西革命的剖析」一文，對凡留心拉丁美洲情況者，極有一讀的必要。

至於呂律教授的「蘇俄首季經濟情勢」，則對於蘇俄本年春間在經濟上所遭遇的許多困難，有極精細的觀察。而由關素質先生的「俄共戰時動員工作」一文，可以明瞭俄共戰時的動員方法，足為留心俄情者的參考。